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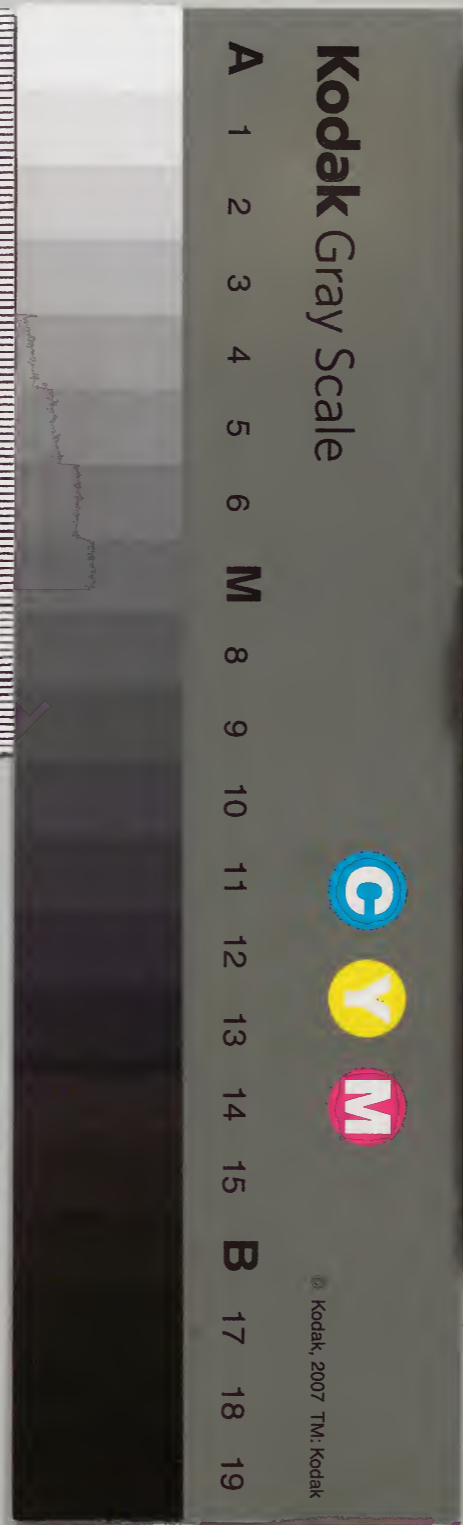
毛詩

卷十八上下

			四	漢
		三	九	書
	三	九	三	門
一	五	九	二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內				
二	四			漢
七	九			書
六	三			
函	一			
一	五			
一	六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932
冊數	158 (34)
函號	276	24





毛詩註疏卷第十八

十八之四

知堂藏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大雅

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

云梁山於韓

國之山最高大為國之鎮所望祀焉故美大其貌
奕奕然謂之韓奕也梁山今在馮翊夏陽西北韓
姬姓之國也後為晉所滅故大夫韓氏以為邑名
焉幽王九年王室始騷鄭桓公問於史伯曰周衰

其孰與乎對曰武實昭文之功文之祚盡武其嗣
乎武王之子應韓不在其晉乎
○奕音亦韓姬姓國也梁山奕奕然
為韓國之鎮故曰韓奕翊音韓奕六章章十二
翼騷素刀反動也祚阻路反句至諸侯○正義
曰韓奕詩者尹吉甫所作以美宣王也美其能錫
命諸侯謂賞賜韓侯命為侯伯也不言韓侯者欲
見宣王之所錫命非獨一國而已故變言諸侯以
廣之錫謂與之以物二章是也命謂授之以政首
章是也經序倒者經先言受命以顯其美序先言
賜者欲見命亦言賜春秋有來錫公命是命為賜
也三章言諸侯得賜而歸四章說其娶妻之事五
章言其得妻之由卒章言欲得命歸國施行政事
既美其人言汎及之主為錫命而作故序言錫命
以總之○梁山至晉乎○正義曰此經雖有韓
有奕而文非共句故解其名篇之意也知梁山於
韓國之山高最大者以韓後屬晉釋山云梁山晉

望也孫炎曰晉國所望祭也晉為大國尚以為
明於韓地最高大也夏官職方氏每州皆云其山
鎮曰某山是其大者謂之為鎮故知梁山為韓國
之重鎮也禮諸侯之於山川在其地祭以祈福山
必望而祀之故云祈望祀焉經云奕奕梁山是美
其貌奕奕然以其韓國之奕故謂其篇為韓奕也
又辨其處云今在左馮翊郡夏陽縣之西北也漢
於長安畿內立三郡謂之三輔京兆在西北也漢
東扶風在西外郡之長謂之太守此三輔者謂之
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左右猶外郡之名太守也
計此止須言馮翊耳不須言左但漢書稱馮翊扶
風之人皆并言左右故鄭亦連言左但漢書稱馮翊扶
始於馮翊扶風之人不言左右耳以前皆并言左
右服虔左傳解贊云右扶風賈君是也又辨韓國
興滅之由襄二十九年左傳說晉滅諸國云霍揚
韓魏皆姬姓也以此知韓是姬姓之國後為晉所
滅也此韓是武王之子以卒章之傳已言韓侯之
先祖武王之子故直辨其姬姓也故大夫韓氏以

毛詩疏

卷之百一

韓奕

為邑名焉謂食邑於韓以韓為氏也桓三年左傳云曲沃武公伐翼韓萬御戎服虔云韓萬晉大夫曲沃桓叔之子莊伯之弟晉為大夫以韓為氏出襄昭之間有韓宣子六國之韓王是此韓為之後也晉之滅韓未知何君之世宣王之時韓為侯伯武公之世萬已受之蓋晉文侯輔平王為方伯之時滅之也故韋昭云近宣王時命韓侯為侯伯其後為晉所滅以為邑以賜桓叔之子萬是為韓萬則其亡在平王時也幽王九年以下皆鄭語文韋昭云騷謂遠庶交爭也武王也文王子孫當繼之而與是也祚蓋謂聚也嗣繼也武王子孫當繼之而與不相者言不枉應韓當在晉也引此者證幽王之時韓仍在也彼先言桓公之問史伯之對下言九年王室始騷此引之而與彼文倒者彼文先說史伯之言於後歷陳事驗故始騷之文列之於後此則略取其意辨其問答之年故進之於上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傳奕奕太也

甸治也禹治梁山除水災宣王平大亂命諸侯有倬其道有倬然之道者也受命受命為侯伯也傳云梁

山之野堯時俱遭洪水禹甸之者決除其災使成平

田定貢賦於天子周有厲王之亂天下失職今有倬

然著明復禹之功者韓侯受王命為諸侯傳甸毛徒

證反或云鄭亦徒遍反倬陟角傳王親命之續戎祖考

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傳戎大虔固共執也

傳云戎猶女也朕我也古之恭字或作共傳解音辭

反鄭音恭傳朕命不易幹不庭方以佐戎辟傳庭直也

毛詩疏 卷之四十三 及古訓

云我之所命者勿改易不行當為不直違夫法度
 之方作楨榦而正之以佐助女君女君王自謂也
 古且反辟音璧君也 奕奕至戎辟。毛以為此奕
 為于偽反楨音貞 奕奕然高大之梁山其旁之野
 本遭洪水之災維為禹所治之謂決除其災使成平
 田而貢賦於天子也今居其地復禹之功有倬然著
 明其道德者韓侯也韓侯以此明德受天子之命為
 侯伯也王身親自命之云汝當紹繼光大其祖考之
 舊職復為侯伯以繼先祖無得棄我之教命而不用
 之其在職也當蚤起夜臥非有懈怠用心堅固執持
 以此為楨榦有違道不直之方以此佐助汝大君之
 天子此是上命辭之略也。鄭以甸為丘甸之甸戊
 為汝其為恭敬言繼汝祖考之舊職恭於汝職以助
 汝君為異餘同。奕奕至侯伯。正義曰以其言
 山之形而云奕奕故知大也甸者田也治為平田故

云甸治大禹之功效在治水故知治梁山除水災謂
 治山旁之地有水之處使成平田也又本韓侯受命
 之意宣王平大亂謂平定厲上之亂政而命諸侯謂
 擇諸侯賢者而命之故有倬然之道者韓侯受命為
 侯伯也以其命之使榦不庭方又言因其伯故知
 為侯伯謂為州牧也以其言奄受北國知非東西大
 伯也言宣王平大亂者本其命諸侯所由耳不以平
 亂比治水也。梁山至諸侯。正義曰以其言甸
 之施於平地之辭故言之野言梁山者表韓國所在
 亦猶信彼南山其意在於原隰也言俱遭洪水者堯
 時洪水非獨梁山之旁梁山與天下俱遭之耳見禹
 之所治不獨梁山上言禹治梁山下言韓侯受命則
 維禹甸之言亦為韓侯而發信南山維禹甸之下云
 曾孫田之美成王能復禹之功然則此維禹甸之之
 下又云有倬其道亦美韓侯復禹之功也禹與成王
 俱為天子養民之情既同其功可以相復今韓侯非
 禹之類而亦言復禹功則所復之事有異於成王故
 箋辨之禹能決除其災使成平田定其貢賦於天子

今韓侯居禹所治之地修理其田供其貢賦於天子
禹定其制韓侯奉行以此為復禹之功也周有厲王
之亂天下失職謂諸侯不修臣職不貢賦也今有倬
然著明之道復禹之功謂韓侯修臣職奉貢賦也下
云介圭入覲即是著明之事韓侯以此著明故得受
命為侯伯有倬然受命皆是韓侯之事韓侯之文處
其中使得上下俱兼也以信南山之箋甸為丘甸之
知此使成平田定貢賦亦是丘甸之也定本集注貢
賦上皆無定字。○或大虔固共執。正義曰皆釋
詁文彼唯共作拱耳傳讀為拱故為執也。○朕我
至作共。正義曰朕我釋詁文言古之恭字或作共
則為恭敬之義以為恭字義強故易傳也。○庭直
。正義曰
釋詁文也
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
入覲于王。○脩長張大覲見也。云諸侯秋見天子
曰覲韓侯乘長大之四牡奕奕然以時覲於宣王覲

於宣王而奉享禮貢國所出之寶善其尊宣王以常
職來也書曰黑水西河其貢璆琳琅玕此覲乃受命
先言受命者顯其美也。○見賢通反下同黑水西河
一本黑上有書曰二字璆其
璆反又其休反琳字又作玲音林孔安國云璆玲美
玉也鄭注尚書云璆美玉玲美石琅音郎玕音干琅
玕珠
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篚錯衡玄衮赤舄鉤膺
鏤錫鞞鞞淺幘倕草金厄。○淑善也交龍為旂綏大
綏也錯衡文衡也鏤錫有金鏤其錫也鞞草也鞞鞞
中也淺虎皮淺毛也幘覆式也厄烏蠲也。云王為
韓侯以常職來朝享之故故多錫以厚之善旂旂之

善色者也綏所引以登車有采章也簞第漆簞以為
 車蔽今之藩也鈎膺樊纒也眉上曰錫刻金飾之今
 當盧也偉草謂轡也以金為小環往往纏搯之本亦
 作綏毛如誰反鄭音雖簞徒黠反第音弗錯七各反
 雜也沈采故反鳥音昔鏤音漏錫音羊鄒音郭反皮
 去毛曰鄒鞞若弘反沈又音泓亦作滋胡眩反又弘
 三同懷臭歷反一音蔑本又作屨同障音條偉草謂
 轡也厄於草反蠲音蜀爾雅作蠲蠲桑蟲也韓子云
 大如指似蠶沈音書字為于為反朝直通反藩方袁
 反木作蕃同樊步丹反四牡至金厄○毛以為上
 搯於草反一本作厄言王命韓侯乃由朝而得
 命故又本其來朝并言所賜之物言四牡之為奕奕
 然其形甚長而且高大韓侯在道乘之將以入而朝
 覲也既行到京師乃以其所執之大圭入行說禮而
 見於王言其朝覲之得禮也王於是錫賚韓侯以美

善所畫交龍之旅而建旂之竿其上又有大綏以為
 表章以方文漆簞為車之蔽錯置文采為車之衡又
 賜身之所服以玄為衣而畫以袞龍足之所履配以
 赤色之馬則有金鈎之飾其膺亦有美飾謂樊纒以
 也又以綏金加於馬面之錫又以皮草鞞於軾中虎
 皮淺毛機覆其軾俛皮為轡首之草此草之木以金
 飾之如厄蠲言韓侯有德見命而受此厚賜也○鄭
 以為四牡高大者韓侯乘之以入京師行朝覲之禮
 既畢乃以其國所有寶玉大圭復入而享覲於王言
 以常職來朝依禮貢獻也又以綏章為車上所引之
 綏有采章金厄為小環纏搯之以此為異餘同○
 脩長至覲見○正義曰禮稱廣脩者謂長為脩故脩
 為長也物之小者張之使大若左傳稱張公室謂使
 公室疆大是張為大之義也諸侯執見天子曰覲是
 覲為見也毛於崧高以介圭為所執之瑞則此言介
 圭亦為瑞也以其介圭入覲於王謂正行覲禮則上
 句言韓侯入覲其在路之時言其將欲入覲非正覲
 時也執圭入覲禮之常也而詩人言此者美韓侯之

德能稱此命圭至京師而即得見王。諸侯至其美。正義曰諸侯秋見天子曰覲。大宗伯有其事以朝者四時通名覲則唯是秋禮以非通名故特解之。駿異義云朝通名也。秋之言觀據時所用禮是鄭意以韓侯秋來見王時行覲禮也。下云奄受北國則韓侯是北方諸侯而得秋覲王者諸侯之朝天子四方時節其文不明說周禮者賈逵以為一方四分之或朝春或覲秋或宗夏或遇冬藩屏之臣不可虛方俱行故分趣四時助祭也。馬融以為在東方者朝春在南方者宗夏在西方者覲秋在北方者遇冬是由經無正文故先儒為此二說。鄭於大宗伯注云六服之殊禮異更遞而徧秋官大行人注云六服以其朝歲四時分來更遞而徧二注並言分來則是從賈之說一方而分為四時也。韓侯雖是北方諸侯其在北方為西徧蓋於時分之使當秋覲也。若然明堂位注云魯在東方朝必以春似東方諸侯皆朝春者正以彼記魯之祭禮云夏禘秋嘗冬烝獨無春祀明為朝王

闕之故云朝必以春魯在東方尤為東徧蓋亦分之使春朝故嘗闕春祭也。箋以經再云入覲故分之為二韓侯入覲為行覲禮入覲于王為行享禮行享而云介圭則圭是為享之物大行人帥諸侯見王之禮有朝士儀曰奉國地所出重物明臣職也是朝覲之禮即以朝儀見又以享禮見王故再云入覲也。言三享者初享以馬若皮其餘以國地所有之物分之為二以備三享享者獻也。貢獻已國所出之寶是諸侯事天子之常禮故又云善其尊宜王以常職來朝解其備言覲享之意也。引書曰者禹貢文彼注云球美玉也。琳美石也。琅玕珠也。引此者以西河之地法當貢玉。韓在西河之西故以介圭入覲介圭當是奇異之大玉可以為圭璧也。以所寶善圭故以圭為眾寶之稱不必獨獻一圭也。按禹貢黑水西河之下云惟雍州注云州界自黑水而東至於西河然則箋本云雍州貢球琳琅玕是矣。不言雍州而云黑水西河者以禹貢大畧略言所至地形不可如圖境界互借侵

入且堯與周世州境不同命韓侯言奄受北國則是
北方之國非雍州也夏官職方氏正北曰并州韓屬
并州矣以韓國實在西河而非雍州故唯得言西河
不得言雍州也箋又惟其文倒故解之云此覲乃受
命先言受命顯其美以受命為美事故先言以顯之
也。傳淑善至鳥蠲。正義曰淑善釋詁文交龍為
旂司常文綏大綏者即王制所謂天子殺下大綏者
是也天官夏采注云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為
綏後世或無染鳥羽象而用之或以旄牛尾為之綴
於幢上所謂注旄於竿首者然則綏者即交龍旂竿
所建與旂共一竿為貴賤之表章故云綏章正肅云
章所以為表章是也說文云鞞草也獸皮治去其毛
曰草是鞞者去毛之皮也軾者兩較之間有橫木可
憑者也鞞為軾中蓋相傳為然言鞞鞞者蓋以去毛
之皮施於軾之中央持車使牢固也幟字禮記作幣
周禮作禛字異而義同玉藻言羔常鹿幣春官中車
言犬禛禛皆以有毛之皮為幣此云淺幟則以淺
毛之皮為幟也獸之淺毛者唯虎耳故知淺是虎皮

淺毛者月令其蟲保注云虎豹之屬恆淺毛是虎為
獸中之最淺毛者也此幟與天官冪人之字異其義
亦同彼冪人之官掌以巾布覆器是冪為覆蓋之名
少儀說御車之法云負良綏申之而施諸臂前綏
而云施諸臂明在軾上故知覆軾也禮注謂之覆軾
軾即軾傍之立木此幟亦覆之故彼此各言其一也
厄鳥蠲釋蟲文郭璞曰大蟲如指似蠶韓子云蠶似
蠲毛以厄為厄蠲則金厄者以金接轡之端如厄蟲
然也。傳王為至搯之。正義曰旂雖同畫交龍而
為之有惡有善故曰善旂旂之善者以此經所陳其
事各別若綏是大綏則共旂一物淑旂可以兼之不
應重出其文故易傳以綏為所引登車者即少儀所
謂執君之乘車僕者負良綏注云良綏若綏是也此
綏是升車之索當以采絲為之故云良綏謂有采章
也弗者車之蔽簾者席之名言簾弗正是用席為蔽
而知漆簾以為車蔽者以中車云王之喪車五乘皆
有蔽其一曰木車蒲蔽未有采飾其五曰漆車藩蔽
既以漆為車名明藩亦漆之故注云漆席以為之此

三詩疏

卷之百八

改古

車禪所乘也禪將卽吉尚以漆席爲弗明吉車之等
漆之也鉤膺樊纓者以膺文連鉤與巾車金路鉤樊
纓同故知膺者見膺上有飾卽樊纓是也巾車注云
鉤樊纓之鉤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馬大帶纓今馬
鞶鉤以金爲之樊及纓皆以五采鬪飾之按釋言云
鞶鬪也郭璞云鞶音狸舍人曰鞶謂毛也鬪胡人續
羊毛而作然則鬪者織毛爲之若今之毛氈氈以衣
馬之帶鞶也知五采色者以之爲飾明雜色也風有
子之清揚抑若揚兮是揚者人面眉上之名故云眉
上曰錫人旣如此則馬之鏤錫施鏤於揚之上矣釋
器云金謂之鏤故知刻金爲飾若今之當盧中車注
亦云錫馬面當盧刻金爲之所謂鏤錫當盧者當馬
之額盧在眉眼之上所謂鏤錫指此文也按巾車玉
路錫樊纓金路鉤樊纓注云金路無錫有鉤計玉路
非賜臣之物此言鉤膺必金路矣而得有鏤錫者蓋
特賜之使得施於金路也釋器云轡首謂之草故知
儻草謂轡也此不言如厄則非此諸外物不得爲蟲
故易傳以金爲小環往往纏搖之往往者言其非一

二處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

地名也顯父有顯德者也 云祖將去而祀輶也旣

覲而反國必祖者尊其所往去則如始行焉祖於國

外畢乃出宿示行不留於是也顯父周之公卿也餞

送之故有酒 屠音徒父音甫 其殺維何魚鼈鮮魚

其殺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 菽菜菽

也筍竹也蒲蒲菹也 云魚鼈以火熟之也鮮魚中

膾者也筍竹萌也蒲深蒲也贈送也王旣使顯父餞

之又使送以車馬所以贈厚意也人君之車曰路車

所駕之馬曰乘馬

殺戶交反本亦作肴同魚鄭薄交反徐甫九反鼈卑滅反菽音速

筍字或作筍恹尹反乘繩證反注同 下百乘亦同菽音弱膾古外反 籩豆有且侯氏燕

胥 云且多貌胥皆也諸侯在京師未去者於顯父

餞之時皆來相與燕其籩豆且然榮其多也 且子餘反又

七菽反胥思徐 **既** 韓侯至燕胥正義曰此言韓侯既受賜而將歸在道餞送之事也

言韓侯出京師之門為祖道之祭為祖若詒將欲出宿于屠地於祖之時王使卿士之顯父以酒餞送之

其清美之酒乃多至於百壺言愛韓侯而送酒多也於此餞飲之時其殺饌之物維有何乎乃有以魚之

鼈與可膾鮮魚也其菽菜之物維有何乎維有竹萌之筍及在水深蒲也不但以酒送之王又以物贈之

其贈之物維有何乎乃有所乘之四馬與所駕之路車言王以厚意送之也其時所盛脯醢之籩豆有且

然而多其在京師未去之諸侯於是飲燕而皆稱其愛樂韓侯俱來餞送之也 **屠** 地至德者

義曰以屠可止宿故知地名又解於時餞者當眾而獨言顯父者以顯父有顯德者故特言之父者丈夫

之稱以有顯德故稱顯父廣言有美德者非止一人也 **祖** 將至有酒正義曰始行而為祖祭者為

尊其往也反則自歸其國非復所尊而亦作祖祭故解之云尊其所往故去則如始行焉言其來為尊王

歸亦謹慎故反國亦為祖祭也祖與所宿不是一處故云祖於國外畢乃出宿餞訖然後出宿今出宿之

文在餞之上者示行不留於是也故於祖之下即言出宿也諸侯反國為王臣所送送者唯卿士耳故知

顯父周之卿士也送行飲酒曰餞故云餞送之故有酒解其酒多之意也 **菽** 菜至蒲菽正義曰菽

者菜茹之總名釋器云菜謂之菽故云菽菜殺對肉殺故云菜殺謂為菹也若平常菽亦兼肉故周易鼎

卦云鼎折足覆公餗鄭注以菽為八珍所用是也天官醢人加豆之實有深蒲筍菹是菹有筍有蒲也言

三詩流

卷之四

及古

言

言

言

言

言

言

筍竹蒲蕪亦謂竹萌深蒲但傳文略耳。魚鱉至
曰乘馬。正義曰按字書魚毛燒肉也魚烝也服虔
通俗文曰煇煇曰魚然則魚與魚別而此及六月云
魚鱉者音皆作魚然則魚與魚以火熟之謂烝之
也新殺謂之鮮魚餒則不任為膾故云鮮魚中膾者
六月云膾鯉此云鮮魚欲取魚字為韻因言鮮以見
新殺也筍竹萌釋草文孫炎曰竹初萌生謂之筍蒲
深蒲謂蒲蕪入水深醢人注云深蒲蒲始生水中是
也陸機疏云筍竹萌也皆四月生唯巴竹筍八月九
月生始出地長數寸驚以苦酒豉汁浸之可以就酒
及食蒲始生取其心中入地蕪大如七桮正白生噉
之其脆齏而以苦酒浸之如食筍法是說筍蒲蕪之
法也贈者以物送人之名故云贈送也於酒殺之下
始言其贈維何則是王使人至餞飲之處贈之故曰
既使顯父餞之又使送以車馬所以贈厚意也采菽
及此言乘馬路車皆以賜諸侯故知人君之車口路
車所駕之馬曰乘馬又中車五路止云以封諸侯不
以賜人臣其卿大夫以下則謂之服車是人君謂之

路車也箴膏肓引采薇彼路斯何君子之車言大夫
亦得為路車者以路名本施人君因其散文卿大夫
亦得稱路耳於卿大夫亦未有乘馬路車并言之者
故知唯於人君言此者以贈在餞之下文與其散其
藪相類嫌是顯父所贈卿大夫無乘馬路車之名則
非顯父贈之言此以明車馬是王贈之意。且多
至其多。正義曰以配百盃故知且為多貌胥皆釋
詁文言侯而不言韓侯且韓侯一人不足稱皆故知
侯氏燕胥諸侯在京師未去者於是之時皆來相與
燕也其籩豆且然祭其多言行者以多為祭故言有
也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蹇父之子。汾大也蹇父卿
士也。云汾王厲王也厲王流于魏魏在汾水之上
故時人因以號之猶言荅郊公黎比公也姊妹之子
為甥王之甥卿士之子言尊貴也。取七喻反本亦
作娶下注同汾符

云反蹶居衛反競直例反梨音離又力
今反又作黎比音毗黎比音若號也

蹶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

云于蹶之里蹶父之里百兩百乘不顯顯也光猶榮

也氣有榮光也將七羊反諸婦從之祁祁如雲韓

侯顧之爛其盈門祁祁徐靚也如雲言衆多也諸

侯一取九女二國勝之諸婦衆妾也顧之曲頌道義

也云勝者必婦姪從之獨言婦者舉其貴者爛爛

粲然鮮明且衆多之貌婦大計反妻之女弟為婦

移反靚音靜又才性反勝音孕又繩證韓侯至盈

門。毛以

為既言韓侯能受王之賜命因言韓侯有可美之事

言韓侯之娶妻也乃娶得尊大天王之外甥是卿士

蹶父之子女韓侯親自迎之於彼蹶父之邑里其迎

之時則有百兩之車彭彭然而行每車皆有八鸞之

聲鏘鏘然而鳴也車馬之盛禮備如此可謂不顯其

禮之有光榮乎言顯其有光榮也其妻出於蹶父之

門諸婦隨而從之其行徐靚祁祁然如雲之衆多也

韓侯於是迴顧而視之見其鮮明粲爛然而其盈滿

於蹶父之門也此韓侯娶妻未必受命之後始取但

作者先言受命乃文及之耳鄭唯以汾王為居汾

水之王為異餘同汾大至卿士。正義曰釋詁

云墳大也傳音以墳汾音同故亦為大也王肅云大

王之尊稱也知蹶父卿士者以韓侯娶妻必於貴

家蹶氏父字不書國爵則非諸侯下言麻國不到則

是為王聘使之人故知卿士也汾王至尊貴。

當舉其實不宜漫言大王故以為厲王在汾因號厲

王為汾王也左傳稱王流于彘於漢則河東永安縣

也永安西臨汾水故云在汾水之上以其久在汾地
 時人因以號之猶言莒郊公黎比公亦以所居之地
 而號之也左傳於昭公之世有莒郊公襄公之世有
 黎比公箋先言郊公者以其文單令與莒相配使黎
 比蒙莒文也莒在東夷不為君謚每世皆以地號公
 此外猶有茲不公著丘公之等以二者足以明義不
 復徧引之也姊妹之子為甥釋親文王肅雖申毛傳
 以汾王為大王其意亦為厲王之甥此無其文正以
 經稱汾王是指他王也若是宣王之甥當如上篇言
 王之元舅不宜別言王號故知非宣王之甥宣王之
 前唯厲王耳故箋傳之意皆以為厲王。○祁祁至
 道義。正義曰既言從之則祁祁如雲是行動之貌
 故以為徐靚也莊十九年公羊傳曰媵者何諸侯娶
 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娣者
 何女弟也諸侯一娶九女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
 事也眾妾之名有姪有娣有媵又自有姪娣其名
 不盡為娣而言諸娣眾妾者箋云獨言娣者舉其貴
 以眾妾之中娣為最貴故舉娣以言眾妾明諸言可

以兼姪娣也以君子不妄顧視而言韓侯顧之則於
 禮當顧故云曲顧道義謂既受女揖以出門及升車
 授綬之時當曲顧以道引其妻之禮義於是之時則
 有曲顧也本或曲為回者誤也定本集注皆為曲字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為韓姑相攸莫如韓樂
 父姓也。云相視攸所也蹶父甚武健為王使於天

下國國皆至為其女韓侯夫人姑氏視其所居韓國
 最樂。為韓于偽反注同姑其一反又其乙反又音
 估相息亮反注同樂音洛注及下文注同使所
 吏。夫之國謂之韓姑故知姑是蹶父之姓也。○
 相視至最樂。正義曰相視釋詁文攸所釋言文蹶
 父為王卿士人臣不得外交故知無國不到是為王
 使也昏禮男先求女而蹶父為女擇夫者禮陽倡陰
 和固當男行女隨但男女長幼賢愚當最敵取匹女

家意相許可然後遣媒故女家亦擇男也天下之國多矣非一人所能盡到不必韓國之樂實能特勝他邦作者為與奪之勢見深美之言耳

孔樂韓土川澤訐訐魴鱖南南麀

鹿嘯嘯有熊有羆有貓有虎訐訐大也南南然大也

也嘯嘯然眾也貓似虎淺毛者也云甚樂矣韓之

國土也川澤寬大眾魚禽獸備有言饒富也訐况角反魴音房鱖音序麀音憂嘯愚甫反本亦作慶同熊音雄

羆彼皮反貓如字又武交反本又作苗音同爾雅云虎竊毛曰麀音什版反

慶既令居韓姑燕譽云慶善也

父既善韓之國土使韓姑嫁焉而居之韓姑則安之

盡其婦道有顯譽命力呈反使也又力政反命也王力政反善也燕於通反又於顯

反安也譽協句音餘溥彼韓城燕師所完師眾也云溥大

燕安也大矣彼韓國之城乃古平安時眾民之所築

完溥音晉燕於見反注同徐云鄭於顯反王肅孫毓並烏賢反云此燕國完音恒以先祖

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

其伯韓侯之先祖武王之子也因時百蠻長是蠻

服之百國也追貊戎狄國也奄撫也云韓侯先祖

有功德者受先王之命封為韓侯居韓城為侯伯其

州界外接蠻服因見使時節百蠻貢獻之往來後君

微弱用失其業今王以韓侯先祖之事如是而韓侯

舊法而總領之美韓侯之賢而王命得人也。○溥大至築完。○正義曰溥大釋詁文燕禮所以安賓故燕為安也。此言溥猶生民之言誕故云大矣。為歎美之辭。韓城之言為下而發則韓侯先祖亦居此城。故知燕師所完是古昔平安之時。眾民共築而完之。據於時尚不毀壞。故言完也。本於古上或有太衍字也。定本亦無太字。○韓韓侯至奄撫。○正義曰僖二十四年左傳曰邢晉應韓武之穆也。是韓侯之先祖武王之子也。以言先祖受命故本之始封之君言初為韓君者受此侯伯之命也。言因時百蠻者本立侯伯王治州內因主外夷故云因也。因時百蠻者與百蠻為時節是為之宗長以總領之故云長此蠻服之百國也。四夷之名南蠻北狄散則可以相通。故北狄亦稱蠻也。周禮夏服一曰蠻服。謂第六服也。言蠻服謂蠻夷之在服中於周禮則夷服鎮服非周禮之蠻服也。何則周禮蠻服猶在九州之內。自當州牧主之非復時節而已。且不得言因此言因時則非州內故知於周禮為夷鎮之服。即大行人所云九州之外謂之

蕃國是也。旱陶謨云外薄四海。咸建五長。下曲禮云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注云謂九州之外長也。天下亦選其賢者以為之子。子猶牧也。然則蠻夷之內自有長牧以領之。而此又言中國之侯伯長之者。夷中雖自有長而國在九州之外。來則由於中國。其時節早晚執贄多少之宜。皆請於所近州牧由之。而後至京以非專屬故云。因時以其統之。故稱長也。知追貊戎狄之國者。以貊者四夷之名。論語云蠻貊之邦。魯頌云淮夷蠻貊。是蠻為夷名。而追與之連文。故知亦是戎狄。此追貊亦二種之。大名耳。其種非止一國。亦是百蠻之大總也。奄者撫有之言。故以為撫謂撫柔之也。○韓韓侯至東遷。○正義曰以韓侯先祖嘗為侯伯。以是之故。命韓侯亦猶韓侯有德。能復祖舊業。此一經皆言得王命復舊職之事。為下四句施政張本。於先祖言因時百蠻。則今命韓侯亦時百蠻也。其追貊貊即百蠻之國。百蠻言因時明追貊亦因時也。於韓侯言奄受非國。則先祖亦受非國。以文見於下。故上空其文也。末言因以其伯謂

因以先祖伯事與之是今之韓侯盡復舊矣韓是武
王之子其封當在成王之時其命為侯伯或成或康
未知定何時也因見使之時節百蠻明州界外接蠻
服也時節百蠻貢獻往來謂來則使人致之於王往
則使人送之返國制其貢獻之數而為其來去之節
也今王復命韓侯明是往前失職故云後君微弱用
失其業謂不得為侯伯也不知何世失之故漫言後
君耳若使韓侯之先不為侯伯今王未必命此韓侯
若使此韓侯不賢自然王不賜命此則今古相須故
云今王以韓侯先祖之事如是而韓侯賢故於入覲
使復其先祖之舊職也上言百蠻下言追貊則知追
貊即百蠻故云賜之蠻服追貊之戎狄夏官職方氏
正非曰并州言受王畿其面之國當是并州牧也以
其先祖侯伯之事盡與之正謂撫非國時百蠻是侯
伯之事盡得之也皆美其為入子孫能興復先祖之
功總解一經之意也言其後追也貊也為獫狁所逼
稍稍東遷者以經傳說貊多是東夷故職方掌四夷
九類鄭志答趙商云九類即九夷也又秋官貊隸注


云征東非夷所獲是貊者東夷之種而分居於非故
於此時貊為韓侯所統魯頌云淮夷蠻貊莫不率從
是於魯僖之時貊近魯也至於漢氏之初其種皆在
東北於并州之北無復貊種故辨之獫狁之最彊故
知為獫夷所逼定本集注皆作獫狁守。○實墟至
其墟。正義曰墟者城也故云高其城墟即城下之
溝釋言云隍墟也舍人曰隍墟池也墟溝也李巡曰
隍墟池墟也易泰卦上六城復于隍注亦云隍墟也
○實當至故常。正義曰凡言實者已有其事可
後實之今也方說所為不宜為實故轉為寔訓之為
是也趙魏之東實寔同聲鄭以時事驗之也春秋桓
六年州公寔來而左傳作實來是由聲同故字有變
異也宣十五年公羊傳曰什一而籍是籍為稅之義
也上論韓城既完則實墟實寔非韓之城寔自然建
所部諸國之城寔也今言脩之明是往前絕滅今韓
侯既復舊職而興繼之也厲王之時斬伐四國韓之
所儉又近於非夷明有絕滅者也故美韓侯能築城
脩墾治田收斂使如故常也若然州牧擇州中賢者

卷之十七
及古國

為之不必繼世為牧韓之先祖自微他國常自為之
 而得使諸侯絕滅者以夷厲之時天子不明亦無賢
 伯公羊傳所謂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是也。○
 貔猛至領之。正義曰釋獸云貔白狐其子穀郭璞
 曰一名執夷虎豹之屬陸機疏云貔似虎或曰似熊
 一名執夷一名白狐遼東人謂之白熊赤豹毛赤而
 文黑謂之赤豹毛白而文黑謂之白豹熊有黃黑有
 赤熊大於熊其脂如熊白而麤理不如熊白美也貔
 皮之上言獻其則豹熊亦獻之貔言皮則豹熊亦獻
 皮也禹貢梁州貢熊羆狐狸是中國之常貢此則此
 夷自以所有而獻之
 所謂各以貴寶也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

 召公召穆公也名虎。○江漢六章章
 八句至淮夷

○正義曰江漢詩者尹吉甫所作以美宣王也以
 宣王承厲王衰亂之後能興起此衰撥治此亂於
 時淮水之上有夷不服王命其臣召公為將使將
 兵而往平定淮夷故美之也淮夷不服是衰亂之
 事而命將平定是興撥之事也此實平定淮夷耳
 而言興衰撥亂者見宣王之所興撥非獨淮夷而
 已故言興撥以廣之經六章皆是命名召公平淮夷
 之事。○召公至名虎。○正義曰經言召公皆召
 康公也嫌此亦為康公故辨之經云王命召虎
 是名虎也於世本穆公是康公之十六世孫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

貌滔滔廣大貌淮夷東國在淮浦而夷行也。云匪
 非也江漢之水合而東流浮浮然宣王於是水上命

將率遣士眾使循流而下滔滔然其順王命而行非

敢斯須自安也非敢斯須遊止也主為來求淮夷所

處據至其境故言來○滔吐乃反浦音普夷行下孟

循流如字本亦作順流為于偽反既出我車既設我

下主為同竟音境本亦作境同旗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隼曰旗兵至竟而期戰地其曰出戎車建旗又不自

安不舒行者主為來伐討淮夷也據至戰地故又言

來○鋪音英江漢至來鋪○正義曰宣王之時淮

合流眾驅之處親自命其將帥勇武之夫滔滔然

而廣大者令之順此東流以行征伐武夫既受命

不敢安遊者以已本為淮夷來求討伐之故也既至

淮夷之境克期將戰至於期日此武夫既已自陳出

我征伐之戎車既已張設我將帥之旗纛以征對陣

戰又非敢自安非敢寬舒所以不敢安舒者以已才

為淮夷而來當討而病之故也言其肅將士命所以

克勝也○浮浮至夷行○正義曰浮浮實江漢之

貌而言眾彊者以其合而東流是水之眾而彊大也

下云武夫洗洗與此滔滔相類傳以洗洗為武貌則

此言滔滔廣大者亦謂武夫之多大故侯苞云眾至

大也禹貢導淮自桐柏東入于海其傍之民不盡為

夷故辨之云淮夷東國在淮之涯浦而為東夷之行

者也知在東國者禹貢徐州淮夷蠙珠則淮夷在徐

州也春秋時淮夷祀齊桓公東會於淮以謀之左

傳謂之東略是淮夷在東國昭四年楚子會諸侯于

申而淮夷為國號其君之名姓則書傳無文○江

毛詩疏

卷之四

十九

及古

之許王命召虎故知宣王於是水上命將帥也并云
遣士卒者明武夫之文恭有將帥也宣王不於京師
命之而於江漢之上命者蓋別有巡省或親送至彼
也言順水流而下者以水東流兵亦東下故云順流
而下非乘舟浮水而下也滔滔武夫之貌非水之貌
也何則士衆陸行不在於水故言非安非遊不得云
水之滔滔也淮在江北相去絕遠夷在淮上兵當適
淮而云順流下者命將往江漢之上蓋今廬江左右
江自廬江亦東北流故順之而行將至淮夷乃非行
嚮之也如此則召公伐淮夷當在淮水之南魯僖所
伐淮夷應在淮水之北當淮之南北皆有夷也淮夷
來求正是來求淮夷古人之語多倒故箋言來求淮
夷所處倒其言以曉人也凡言來據自彼至此之辭
今命將始往而言來求故解之據至淮夷之境故言
來救武夫之情言已來也。○鋪病。正義曰釋詁
文彼鋪作痛音義同。○車戎至言來。正義曰釋詁
作曰旗春官司常文也上言來求已至淮夷之境此
承其下而云出車設旗明至境之後出之設之是爲

戰而言故云兵至境而期戰地至期日而出車建旗
也兵法止則有壘謂從營壘而出陳之也旌旗無事
則納之於設故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
將戰乃建之也

于王
洸洸武貌。云召公既受命伐淮夷服之復
經營四方之叛國從而伐之克勝則使傳遽告功於
王。○湯書羊反洸音光又音汪復扶又反傳張戀反
以車曰傳遽其據反以馬曰遽鄭注玉藻云以車
馬給使

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云
庶幸時是也載之言則也召公忠臣順於王命此述
其志也。○爭爭。江漢至載寧。正義曰上章既言
事言王初於江漢之水湯湯然流盛之處命此勇武
將帥之夫洸洸然武壯者使之征伐今既伐淮夷而

毛詩疏 卷之四 二十

克之又以戰勝之威經營於四方之國有不服者則
從而伐之每有所克則使傳遽之驛告其成功於宣
王也召公既遣人告又自言其事今四方既已平服
王國之內幸應安定時既無有叛戾乖爭者我王之
心於是則安寧矣言王以四方不服故遣已出伐今
王國既定冀王心永安是召公盡忠之言述其志也
○召公至於王。正義曰上言來至戰地此言經
營四方明是既戰而勝乃經營四方之叛國也下云
王命召虎式辟四方是王本命之使既克淮夷更討
不服也言告成于王是有成而告故知伐之克勝使
傳遽告王也玉藻云七日傳遽之臣注云傳遽以車
馬給使者也謂若今時乘驛遞傳而遽疾故謂之傳
遽也知非召公親告王者以下章方云于疆于理則
是召公未還且王國庶定是未見王之辭也故知使
人告也

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

匪棘王國來極

傳召虎召穆公也

傳云滸水涯也式

云滸水涯也式

法疾病棘急極中也王於江漢之水上命召公使以
王法征伐開辟四方治我疆界於天下非可以兵病
害之也非可以兵急躁切之也使來於王國受政教

之中正而巳齊桓公經陳鄭之間及伐北戎則違此

言者

○許音虎沈又音許疆居良反注及下同疾音

反一本無兵字又一本兵

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傳云

于往也于於也召公於有叛戾之國則往正其境界
脩其分理周行四方至於南海而功大成事終也

符問

傳江漢至南海。正義曰既言淮夷平定此又

云汝當以王法開闢四方之國言有叛戾者皆征之使服又當治我疆界之士令之脩理土田使徧達四境其為之也當優寬以禮所經之處非可以兵病害之所與戰者非可以兵急躁切之但以正道伐之使於我王國來復從受其政教之中正而已召公既受此命已定淮夷復平叛戾之國往正其疆界往脩其分理周行四方至於南海言其功成事終稱王之命也。○許水至此言者。正義曰許水涯釋水文疾病釋詁文棘急釋言文彼棘作械音義同以王法行征伐謂以王者之正法不妄殺以為功不譎詐以求勝也治我疆界於天下謂畫其土境正定其疆界也上言式辟四方則所為者廣匪疾匪棘其事非一故以為二事可以兵病害之謂所過之處不得厚斂資財使民困病也非可以兵急躁之謂所與對戰不得多所殺傷殘害民命也以病害急躁其言不同明此為二事矣故引齊桓二事以反之經陳鄭之間取左氏之說是病害之也及伐北戎取公羊之說是急躁之也宣王使行王法齊桓則用霸道霸道劣於王法

故違此言僖四年左傳稱桓公率諸侯伐楚楚既與齊盟齊將還師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稱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後知其詐而執之其意以齊侯所經之處多有徵發陳鄭二國當其軍道去既過之來又過之則民將困病故欲詐之使出於東方是齊桓之兵病害人也肅三十年齊人伐山戎公羊傳曰齊侯也其稱人何賈為賈子司馬子曰蓋以蹠之為已感矣何休云蹠追也已甚也感痛也蓋戰迫之而其痛其意言齊桓殺傷過多甚可痛感是齊桓之兵急躁之也鄭言急躁意出於彼本或作慘感之者誤也定本云非可急躁切之公羊為蹠字則慘非也如彼年世之次先伐山戎後經陳鄭此倒其事者依此疾棘為次耳。○于往至事終。○正義曰以召公承王命而往治之故以于為往凡言至于明有從往之辭上言經營四方故知周行四方乃至於南海九州之外謂之四海至於南海則盡天子之境是其功大成由此成功故下章而賜之本

或往下有于於二字衍也定本集注皆有于於二字有者是非衍也

王命召虎來旬來

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旬福也召公召康公也

云來勤也旬當作營宣徧也召康公名奭召虎之始

祖也王命召虎女勤勞於經營四方勤勞於徧疆理

衆國昔文王武王受命召康公爲之楨榦之臣以正

天下爲虎之勤勞故述其祖之功以勸之來毛如字鄭音賚

下同旬毛音巡又音荀鄭作營翰戶且反又音寒徧音徧下同奭音釋爲于爲反下爲虎爲其同

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祖似嗣肇

謀敏疾戎大公事也云戎猶女也女無自減損曰

我小子耳女之所爲乃嗣女先祖召康公之功今謀

女之事乃有敏德我用是故將賜女福慶也王爲虎

之志大謙故進之云爾肇音兆韓詩云長也社音恥福也大謙音泰

至爾爾。毛以爲王以召公功成將欲賞之此陳其命之之言王乃命召虎曰汝勤勞於徧服四方勤勞

於宣揚王命言其功實大已悉知之因又勸之云昔我先王文王武王受命之時汝之先君召康公維爲

楨榦之臣以匡正於天下汝亦當繼康公之業不可憚勞也而召虎謙退不敢自同先君王又進之云汝

無得言曰我小子耳汝之所爲者乃召公之功是嗣言其堪繼康公也今我謀汝敏德大事足繼先君我

用是之故當賜汝之福慶也。鄭唯以旬爲營宣爲徧我爲汝爲異餘同。旬徧至康公。正義曰旬徧釋言文彼旬作狗音義同毛旣以旬爲徧則宜不

復爲徧當謂宣布王命也召公召康公嫌是召虎故

復爲徧當謂宣布王命也召公召康公嫌是召虎故

辨之。來勤至勸之。正義曰來勤釋詁文宜徧釋言文上章云經營四方告成於王又言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則召虎大功在此二事而已今王命召虎稱其功勞則來甸來宜當指此二事且宜訓為徧甸不宜亦訓為徧甸之與管字相類故知當為管來甸謂勤勞於經營四方來宜謂勤勞於徧理眾國以統上二文也。肇謀至公事。正義曰肇謀戎夫公事皆釋詁文孔安國論語注云敏行之疾也地官師氏三德有敏德是敏為識解之疾也。釐爾圭瓚秬鬯一自告于文人。釐賜也秬黑黍也鬯香草也築蕡合而鬱之曰鬯自器也九命錫圭瓚秬鬯文人文德之人也。云秬鬯黑黍酒也謂之鬯者芬香條鬯也王賜召虎以鬯酒一樽使以祭其宗廟告其先祖諸有德美見記者釐。

力之反沈又音賚瓚才旱反秬音巨鬯勅亮反鬯音酉又音由中尊也本或作攸。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諸侯有大功德賜之名山土田附庸。云周岐周也自川也宣王欲尊顯召虎故如岐周使虎受山川土田之賜命用其祖召康公受封之禮岐周周之所起為其先祖之靈故就之。本或作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者。是因魯頌之文妄加也。虎拜稽首天子萬年。云拜稽首者受王命策書也臣受恩無可以報謝者稱言使君壽考而已。釐爾祖此言賜之事言王命召虎云今賜汝以圭鬯又訓以秬米之酒芬香條暢者一自尊汝當受之以告祭於汝先祖有文。

召虎云今賜汝以圭鬯又訓以秬米之酒芬香條暢者一自尊汝當受之以告祭於汝先祖有文。釐爾祖此言賜之事言王命召虎云今賜汝以圭鬯又訓以秬米之酒芬香條暢者一自尊汝當受之以告祭於汝先祖有文。釐爾祖此言賜之事言王命召虎云今賜汝以圭鬯又訓以秬米之酒芬香條暢者一自尊汝當受之以告祭於汝先祖有文。

德之人王命辭如此於此之時又賜之以山川使得
 專為其有又加益以土田今之大於故時也召虎於
 時往于岐周之地受王此命王乃用召虎之祖康公
 受命之禮以命之也虎既受命既拜而稽首稱言使
 天子得萬年之壽臣蒙君恩無以報答故願君長壽
 而已○禮記釐賜至之人○正義曰釐賜釋詁文拒黑
 黍釋草文禮有鬱鬯者釐鬱金之草而糞之以和拒
 黍之酒使之芬香條鬯故為之鬱鬯鬯非草名而此
 傳言鬯草者蓋亦謂鬱為鬯草何者禮緯有拒鬯之
 草中候有鬯草生郊皆謂鬱金之草也以其可和拒
 鬯故謂之鬯草毛言鬯草蓋亦然也言釐糞合而鬱
 之謂釐此鬱草又糞之乃與拒鬯之酒合和而鬱積
 之使氣味相入乃名曰鬯言合而鬱積之非草名如
 毛此意言拒鬯者必和鬱乃名鬯未和不為鬯與鄭
 異也釋器云向中尊故曰向器也按春官鬱人掌和
 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則鬯當在彝而此及尚書左傳
 皆云拒鬯一向者當祭之時乃在彝未祭則在向賜
 時未祭故向盛之王制云三公一命衮若有加則賜

三公八命復加一命乃始得賜是圭瓚之賜九命乃
 有故云九命然後賜圭瓚拒鬯也文人謂先祀有文
 德者故云文德之人○禮記拒鬯至見記○正義曰以
 毛解拒鬯其言不明以必和鬱也春官鬯人注云拒
 鬯不和鬱者是黑黍之酒即名鬯也和者以鬯人掌
 拒鬯鬱人掌和鬱鬯明鬯人所掌本和鬱也故孫毓
 云鬱是草名今之鬱金糞以和酒者也鬯是酒名以
 黑黍和一秬二米作之芬香條鬯故名曰鬯鬯非草
 名古今書傳香草無稱鬯者箋說為長賜之鬯酒令
 之祭祀是使禘祭宗廟特云告于文人故知告諸有
 德美見記者○禮記諸侯至上田○正義曰禮名山太
 川不以封諸侯有大功德乃得賜之故云諸侯有大
 功德則賜之名山上田附庸按召本岐山之陽采地
 之名且為畿內之國書傳無名穆出封之文則益之
 土田大於故耳未成為大國也此經無附庸傳云附
 庸者以上田即是附庸定本集注毛傳皆有附庸二
 字○禮記周岐至就之○正義曰時實周世而特言于

周受命明非京師以召祖之故地在岐周故知周為岐周也又解其命不在京師而向岐周之意由宣王欲尊顯召虎故如岐周如往也以虎祖康公在岐周事文武有功而受采地今虎嗣其業功與之等故往岐周命之明其復祖之業所以尊顯之也還用其祖召康公受封之禮明虎之功與康公同也祭統云賜爵祿必於太廟以岐是周之所起為其有先王之靈謂有別廟在焉故就之也禮宗子去國則以廟從此周既徙都仍得有廟存者宗子去國則所居之處非復已有故以廟從文武雖則去岐岐仍天子之地故因留其廟為別廟焉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成矢施也

云對答休美作為也虎既拜而答王策

命之時稱揚王之德美君臣之言宜相成也王命召

虎用召祖命故虎對王亦為召康公受王命之時對

成王命之辭謂如其所言也如其所言者天子萬壽

以下是也。休許蚘反聞音問施。虎拜至四萬。

賜今復謝之言虎拜而稽首遂稱揚王之德美乃作

其先祖召康公對王命成事之辭曰使天子得萬年

之壽又令此明明顯盛之天子其善聲聞長見稱誦

不復有已止之時又施布其經緯天地之文德以和

洽此天下四方之國使皆蒙德本召公之答天子其

辭如此今宣王以康公受命之法命召虎故虎亦以

康公答王之辭答宣王也。鄭唯對為答與其餘同

事。對遂至矢施。正義曰傳以對為遂者以為因

定本為馳字非也。對答至下是。正義曰箋以

君言文以王命召虎用召祖命故虎亦為召康公受

釋言文以王命召虎用召祖命故虎亦為召康公受

暴掠民得就業此事可常以為法是有常德也三句以下言征伐徐國使之來庭克翦放命服王威武此事武功成立是立武事也其因為戒則如箋之所言就常德之中戒使常行之也宣王末年德衰此云有常德者是謂常時所行之德可以為常非言宣王終始有常故因以為戒戒王使之有常也此章王肅述毛以為王不親行王基述鄭為此章王自親行王既親行仍須命元帥以統領六軍故左傳駟陵之戰楚王雖自親行仍命子反將中軍是也○戒者至釋騷○正義曰三事就緒以上命將帥之辭震驚徐方以下是往伐徐國之事唯赫赫業業五句說王之軍行云舒緩而無懈怠自然前敵恐動是用兵之道不假暴疾雖美其實事亦戒使常然故以此言當之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脩我戎

祖皇甫為大師云南仲文王時武臣也顯著乎昭

察乎宣王之命卿士為大將也乃用其以南仲為大

祖者今大師皇父是也使之整齊六軍之衆治其兵

甲之事命將必本其祖者因有世功於是尤顯大師

者公兼官也○赫火百反字又作赫大祖音泰下及注大師大祖皆同將子匠反第一章注

同既敬既戒惠此南國云敬之言警也警戒六軍

之衆以惠淮浦之旁國謂勅以無暴掠為之害也每

軍各有將中軍之將尊也○警音景掠音亮

有赫赫然顯盛明明然昭察者宣王也所以為盛察者以王今命卿士南仲者於王太祖之廟使之為元

帥親兵又命為太師之公者皇父使之監撫軍衆既使此二人為將為監乃告之云當整齊我六軍之衆以治我甲兵之事令師嚴器備既已嚴備當恭敬臨之既已恭敬又當戒懼而處之施仁愛之心於此南方淮浦之旁國勿得暴掠為民之害此是王之顯察也鄭以南仲為皇父遠祖止命皇父一人而已言王命卿士以南仲為大祖者大祖三公皇父也此人為將以整齊六師又以敬為警言既以警肅之既以戒勅之以此為異餘同○釋赫赫至大師○正義曰釋訓云赫赫迅也孫炎曰赫赫顯著之迅郭璞曰盛疾之貌是赫赫為盛之意也明明察釋訓文舍人曰明明言其明甚孫炎曰明明性理之察也言王命南仲於大祖謂於大祖之廟命南仲也皇父為大祖謂命此皇父為大祖毛蓋見其文煩故以為二人南仲卿士又在太祖之上是先為卿士今命以為大將大祖皇父在太祖之下則於太祖之廟始命以為大祖其實皆在太祖之廟並命之故太祖之文處其中也南仲為卿士未知於六官何卿也皇父新為大祖未知

於舊何官也正以二文不同知皇父新命之耳下章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則此二人亦當尹氏命之矣此言大祖下言尹氏互相足也大師三公之官則是尊於卿士先言王命南仲者以南仲為上將皇父為監以皇父不親兵故特言命南仲王肅云皇父以三公而撫軍也殊南仲於王命親兵也○釋南仲至兼官○正義曰箋以王命卿士以為大將止當命一人為元帥不應並命二人故以為止命皇父而已以出車之篇言之知南仲文王時武臣是今所命者皇父之大祖故本言之命皇父為將必遠本其祖者因其有積世之功尤欲使之彰顯故也上言王命卿士則皇父為卿士矣大師三公之名復言大師皇父一人是公兼官謂三公而兼卿士之官必易傳者孫毓云宣王之大將復字南仲傳無聞焉曰古之命將皆於禰廟未有後稷大祖之廟者又經言南仲大祖明以南仲為大祖非命於大祖之文也昔陳勝舉兵稱項燕命將本祖古今有之箋義為長陳勝舉兵者史記漢書皆有其事十月之交皇父擅恣若為厲王則

毛詩疏
卷之五
三
及古

在此之先若為幽王則在此之後皆相接連與此皇
父得為一人或皇氏父字傳世稱之亦未可知也○
敬之至尊○正義曰箋以戒為戒勅則敬非戒類
不言相配而言故知敬之言警承上六師之下故云
警戎六軍之士衆軍之所行多苦暴掠故知施惠南
國是使無暴掠為之害也又以天子六軍軍各有將
今獨命皇父使整六師惠南國不命餘將故解之雖
每軍各有將中軍之將尊故特命之使總攝諸軍也
左傳稱晉作諸軍常以中軍之將為元帥元帥是其
尊也諸侯三軍分為左右可得有中軍焉天子六軍
而得有中軍者亦當分之為三中與左右各二軍也
春秋桓五年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左傳曰王為
中軍號公林父將右軍周公黑肩將左軍是天子之
軍分為左右之事也鄭轉敬言警而毛不為傳則毛
不變敬字當以敬為恭敬戒為戒懼使此王謂尹
將恭敬以臨之戒懼而處之不得與鄭同也王謂尹
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首此

徐士傳

尹氏掌命卿士程伯休父始命為大司馬浦

淮也

箋

云尹氏天子世大夫也率循也王使大夫尹

氏策命程伯休父於軍將行治兵之時使其士衆左

右陳列而勅戒之使循彼淮浦之旁省視徐國之土

地叛逆者軍禮司馬掌其警戒

○陳如字徐直觀反
行戶剛反列由浦音

普淮也說文
云水濱也

不畱不處三事就緒

誅其君弔其民

為之立三有事之臣

箋

云緒業也王又使軍將豫告

淮浦徐土之民云不久處於是也女三農之事皆就

其業為其驚怖先以言安之

○為之于偽反下為
其同將子匠反下同

王謂至就緒○毛以為上命將元帥此命司馬王謂其內史大夫尹氏汝當為策書命此程國之伯字休父者謂命之為大司馬之卿也即言所命之意今軍出之時使此司馬令其士眾左右陳力而為行稱王之命戒勅我六軍之師旅往循行淮之浦淮省視此徐之國土有叛逆者從而討之又當預告徐土之人我兵之來也不久雷不停處直誅爾叛逆之君為汝立三有事之臣使就其事業當即還師勿驚怖也○鄭唯三事就緒謂三農之事皆就業為異餘同○傳尹氏至浦淮○正義曰以王謂之而使命人故知尹氏掌命卿士即內史也其職曰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是也特云命之知往而未為此官始命之也知為大司馬者以大司馬職云若大師則掌其戒令此言戒我師旅是司馬之事又楚語云重黎氏世敘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失其官守而為司馬氏韋昭云程國伯休父名也失官謂夫入地之官而以諸侯為大司馬也按父宜是字而昭以為名未能審之緣矣曰汎水邊也說文云浦水

濱也則浦淮一物故云浦也○尹氏至誓戒○正義曰此時尹氏當是尹吉甫也下至春秋之世天子大夫每有尹氏見於經傳以此知天子世人天也吉甫卿士也而云大夫者以吉甫身為卿士其繼世者不必常得為卿而大夫是其總號且命臣者內史之事周禮內史中大夫故以大夫言之吉甫卿士而掌命臣者蓋為卿而兼內史也於六軍將行治兵之時者軍禮出曰治兵此行治兵之禮然後乃出故行禮之時勅戒師旅也禮軍行司馬掌其警戒者即其職所云大司馬掌其戒令是也此經云徐土下六徐方徐國其義一也言其居在一方而有國土耳此徐當謂徐州之地未必即是春秋之世徐子之國何則春秋之世徐國甚小宣王之時非能背叛而使王親征之六軍並出則是強敵者也明非春秋徐國但不知於時之君何姓名耳○誅其至之臣○正義曰告弔其民由弔懲其民故不久雷處而擾亂之立三有事之臣與十月之交擇三有事文同彼傳云三有事

者國之三卿即此亦為之立三卿也止言立卿不言立君舉其立臣明亦為之立君或擇此君之宗賢者而立之或別封他人無文可以明之就緒者王肅云就其事業亦當謂民得就業○緒至安之○正義曰釋詁云業緒也反覆相訓故緒為業連上命將之事而王實未行故知又使軍將豫告之也以誅君弔民使之就業民之就業唯農事耳故知三事謂三農之事太宰九職一曰三農生九穀注云三農原隰及平地則三農謂此也十月之交云擇三有事是有事者三而擇立之兩無正文三事大夫文連大夫故得以為公卿至於此者言民就農赫赫業業有嚴天子事不宜以為三卿故易傳也赫赫業業有嚴天子

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釋騷

赫赫然盛也業業然動也嚴然而威舒徐也保安也匪紹匪遊不敢繼以敖遊也釋陳騷動也

然動也嚴然而威舒徐也保安也匪紹匪遊不敢繼以敖遊也釋陳騷動也

驛王之軍行其貌赫赫業業然有尊嚴於天子之威謂聞見者莫不憚之王舒安謂軍行三十里亦非解緩也亦非敖遊也徐國傳遽之驛見之知王兵必克馳走以相恐動○嚴毛魚檢反鄭如字紹如字繼也謂傳驛也騷如字徐音蕭舒序也一本作舒徐也憚從旦反解音懈傳張總反恐丘勇反下同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云震動也驛馳走相恐

懼以震動徐國如雷霆之恐怖人然徐國則驚動而將服罪○霆音庭赫赫至震驚○毛以為上言戒勅將業然而動有嚴然威武而為天子之容者此宣王之軍也以此而往征伐徐國之君乃舒徐而安行不為

毛詩疏 卷之五 六 反古

急疾言其依於軍法日行三十里耳雖於禮舒行又非敢繼之以敖遊言其不始而安行末以敖遊繼之謂終常敬戒不惰慢也故徐土之方斥候之使見其如此乃陳說王之此威往告以恐動之其動驚此徐方之國如雷之發聲如震之奮擊以恐怖人然故使徐方之國聞之則皆動驚而將服罪此事可常以為法故美王能行之○鄭以為王之軍行其儀貌赫赫然有尊嚴於天子之威王既其貌如此出則舒而安行亦非解緩亦非敖遊由此徐方之國傳遠之驛見之知王兵必克馳走以相恐動餘同○**傳**赫赫至騷動○正義曰赫赫盛貌業業動狀軍行而又見其狀故以業業為動也儼然而有威謂其軍儼然有可畏之貌舒徐也定本云舒序非也釋詁云紹繼也以紹遊其為一句皆是不敢為之故云不敢繼以敖遊以凡人之心莫不初勤後惰況今以安舒為始或當以放遊繼之而宣王能終始如一故美其不敢繼以敖遊釋陳騷動皆釋詁文○**傳**作行至恐動○正義曰此說軍已動發故以為行匪紹匪遊各自言匪每者

一義不得言繼以敖遊也故讀之為紹訓之為緩言釋騷則騷由此驛故知釋高作傳驛之驛言有嚴天子為他人所尊嚴故易傳言有嚴天子之威謂訓見者莫不憚之丁舒安行嫌其解緩故云亦非放遊也左傳稱兵交使在其間王將伐徐必使侯故云徐國傳遠之驛見之知王兵必克歸以報其國馳本以相恐**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闕如虓虎鋪敦淮**

潰仍執醜虜傳虎之自怒虓然潰淮仍就虜服也

云進前也敎當作屯醜衆也王奮揚其威武而震雷其聲而勃怒其色前其虎臣之將闕然如虎之怒陳屯其兵於淮水大防之上以臨敵就執其衆之降服者也○如震如怒一本此爾如字皆作而闕呼滅反徐火斬反又火改反一音噉虓火交反虎怒貌

鋪音美反除音孚陳也韓詩作敷云大也敦王中毛如字厚也韓詩云道鄭作屯徒門反淮濱符云反鄭大防也仍如字本或作仍音同勃步忽反降戶江反截被淮浦王師之所

治也○云治淮之勞國有罪者就王師而斷之○截

反斷端○王奮至之所○毛以為既到淮浦臨陣將

亂反○戰王乃奮揚其威武其狀如天之震雷其

聲如人之勃怒其色言嚴威之可懼也即進而前其

虎臣之將鬪然如噬怒之虎令布陳敦厚之陣於淮

水濱淮之上就而執其衆所降服之虜既敗其根本

又窮其枝葉因復使人治彼淮浦之旁有罪之國皆

執而送之來就正師之所而聽誓言盡得其支黨也

○鄭唯以敦為屯為異餘同○虎之至虜服○正義曰此論武將之威言如噬虎故知虎之自怒噬然

釋云漬漬防李巡曰漬謂涯岸狀如墳墓是漬為

涯也釋詰云仍因也因是就之義也虜者囚係之名

為人虜獲是屈服也○進前至服者○正義曰以其

臨陳當進而前之故以進為前也敦訓為厚於義不

協故破之為屯毛無破字之理必以為厚宜為布陳

敦厚之陣也醜衆釋詰文言虎臣之將者以虎臣稱

臣為王所特進非廣言士卒故知是將也就執其降

服者此篇上下不言其戰○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

則是見敵即服故就執之

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嘽嘽然盛也疾如飛擊

如翰苞本也○云嘽嘽閒暇有餘力之貌其行疾自

發舉如鳥之飛也翰其中豪俊也江漢以喻盛大也

山本以喻不可驚動也川流以喻不可禦也○嘽吐

音至閒○音開○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緜緜靚也

翼翼敬也濯大也○云王兵安靚且皆敬其勢不可

測度不可攻勝既服淮浦矣今又以大征徐國言必

勝也○縣如字韓詩作○王旅至徐國○正義曰上

而伐徐言王之師旅雖經淮夷其師之盛嘽嘽然間

暇而有餘力也其行動之疾也如鳥之飛其赴敵之

速也如擊之翰其軍之衆多也如江之廣如漢之大

也其固守則不可驚動如山之基本其往戰則不可

禦止如川之流逝其行之時絲絲然安靜不行暴掠

翼翼然恭敬各司其事其形勢不可測度不可克勝

以此嚴威武力將大往而征此徐國言其盛不可當

往必克敵也○嘽嘽至苞本○正義曰嘽嘽閒暇

之貌由軍盛所以嘽嘽然故云盛也疾如飛如鳥飛

也擊如翰者擊擊也翰是飛之疾者言其擊物尤疾

如鳥之疾飛者翰飛戾天飛翰為一此別言如故為

二事也○嘽嘽至可禦○正義曰此皆以傳大略

故中述之鳥飛已足迅疾翰又疾於飛故云翰其中

豪俊者若鷹鷂之類擊擊衆鳥者也故傳以為擊如

翰謂其擊戰之時也江漢以此盛大即漢之廣矣江

之永矣軍師之衆其廣長似之也兵法有動有靜靜

則不可驚動故以山喻動則不可禦止故以川喻如

川之流取流為喻如江如漢不取其流取其盛大耳

○縣縣至濯大○正義曰縣縣舒緩之意故為靜

也釋訓云翼翼恭也故為敬濯大釋詁文○王兵

至必勝○正義曰以上文說其勇猛而勇猛失於殘

害故言安靜且敬以解之兵法應敵出奇故美其不

可測度不可攻勝正謂他人不能勝已也上已言截

彼淮浦此言濯征徐國是既服淮浦之國今又伐徐

也此篇與上篇事別非召穆乎淮夷之事然則淮浦

之國非淮夷也未知何國以疆弱相懸而云大征故

知言必○王猶允塞徐方既來○猶謀也○云猶尚允

信也王重兵兵雖臨之尚守信自實滿兵未陳而徐

國已來告服所謂善戰者不陳○陳直刃徐方既同

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來王庭也徐方不

回王曰還歸云回猶違也還歸振旅也王猶至

毛以為王師既盛如此又王之謀慮信而誠實用兵

有常伐得其罪故兵未陳而徐方既已自來告服其

罪因此歸功於王徐方來與他國同服於王者是天

子之功使之然也又四方既已平定徐方又來在王

庭便是天下宴安不須用武徐方先嘗叛者已不收

違命則無復有事王乃告之曰可以還歸矣是武事

既立故述而美之○鄭唯以猶為尚為異○猶謀

○正義曰釋詁文○猶尚至不陳○正義曰箋以

徐方畏威望軍而服不由計謀所致故易傳以猶為

尚兵法臨敵設權王尚守信自實所以為美也不言

對戰執虜故知兵未陳徐國已來告服善戰者不陳

詩八年梁傳文○來王庭○正義曰言來王庭

謂既降服後朝京師而至

王庭不必在王軍之庭也

常武六章章八句

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壞也云凡伯天子大夫也春

秋魯隱公七年冬天王使凡伯來聘及召旻二篇

幽王之變瞻卬七章上二章與卒章章十句大

大雅也二章盡六章章八句至大壞○正義

曰幽王承父宣王中興之後以行惡政之故而令

周道廢壞故刺之也經七章所陳皆刺大壞之事

○凡伯至來聘○正義曰凡國伯爵禮侯伯之

入至朝則為卿故板箋以凡伯為卿士此言大夫

者大夫卿之總稱也所引春秋者隱七年經也引

之者證天子之臣有凡伯也凡國伯爵稱世稱之

不謂與此必為一人矣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昊天斥王

詩疏

也填久厲惡也

○

云惠愛也仰視幽王為政則不愛

我下民甚久矣天下不安王乃下此大惡以敗亂之

○吳丘老反填音壘下篇同

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蠹賊蠹疾靡有

夷屆罪咎不收靡有夷瘵

○

瘵病夷常也罪咎設罪

以為苦瘵愈也

○

云屆極也天下騷擾邦國無有安

定者士卒與民皆勞病其為殘酷痛病於民如蠹賊

之害禾稼然為之無常亦無止息時施刑罪以羅網

天下而不收斂為之亦無常無止息時此目王所下

大惡

○瘵側界反字林側例反蟀本又作蠹音牟屆音界咎音古瘵勅雷反卒尊忽反

○瞻

至夷瘵○正義曰言已瞻望而仰視此昊天王者之

為政曾不於我百姓而施恩愛也若愛百姓當以善

政安之今甚久矣天下不安言不安以來已久也王

又乃下此大惡之政以敗亂之又說所下大惡之狀

王為虐政天下騷擾邦國無有定安者士卒與民其

盡勞病矣其殘酷於民如蠹賊之蟲病害於禾稼然

為此殘酷無有常又無有已止時也其殺害於民則

施刑罪以網羅天下一徑施行不復收斂為此殺害

無有常又無瘵愈時也言王降大惡如此故下民所

以不安○**○**昊天至填久○正義曰以則不我惠謂

王不愛民故知昊天斥王卒章昊天與無不克鞏文

連固於天位是王之事故知卒章昊天亦斥王也作

者既假昊天以斥王其言天事則單言天耳天何以

刺天之降網實論天事緣亦斥王故不言吳以異其

文釋詁云塵久也古書填與塵同故以為久○**○**惠

語稱幽王九年王室始騷此言不安已久蓋九年已後也王下此惡以敗亂之言其不安之意也○**瘵**病至瘵愈○正義曰瘵病夷常釋詁文彼夷作彝音義同罍非罪名而云罪罍故知設罪以為罍謂多立科條使人易犯若設網以待鳥獸是以謂之罍云瘵謂病愈愈亦止也○**屆**極至大惡○正義曰屆極釋言文極者窮盡之義故又轉為已已止也邦國是畿外之辭故云天下騷擾謂王以虐政擾動之也以士民連文故云士卒與民士卒即從軍者也言為殘酷與施刑罪者殘酷謂加害於民施刑謂布陳科禁雖害民是一所從言之異故重設其文也蠹賊者害禾稼之蟲蠹疾是害禾稼之狀言王之害民如蟲之害稼故比之也箋以蠹賊是損害之實故以殘酷痛疾言之罪罍是張設之言故以施刑罪言之不收者以田設網罍有收斂之期王施刑禁則不復收斂故責其不收也言目王所下大惡者謂條目王惡定本作目俗本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為自誤也

云此言王刑黜諸侯及卿大夫無罪者覆猶反也

○覆方服反服也注及下同 **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

說之收拘收也說赦也 ○說音稅注同 **哲夫成城**

哲婦傾城 哲知也 云哲謂多謀慮也城猶國也

丈夫陽也陽動故多謀慮則成國婦人陰也陰靜故

多謀慮乃亂國 ○知音智王申毛如 **哲**人有至傾城

八句言王之為惡皆由婦人下二句謂婦人之言不可聽用若謂智多謀慮之丈夫則與成人之城國若

為智多謀慮之婦人則傾敗人之城國婦言是用國必滅亡王何故用婦人之言為此大惡故疾之也○

哲知 ○ **哲**謂至亂國 ○正義曰哲智釋言文智者役心以謀慮故云哲謂多謀慮也國之所存必築

持流 卷之五 十二 及哲

城居之作者以城表國箋以其有城居之嫌故云城猶國也箋以丈夫陽動故多謀慮則成國婦人陰陰靜故多謀慮則國亂由陰陽不等動靜事異故俱多謀慮而成傾有殊也若然謀慮苟當則婦人亦成國任姒是也謀慮理乖雖丈夫亦傾城宰豈無極是也然則成敗在於是非得失不由動靜而云陰陽不同者於時褒姒用事干預朝政其意言褒姒有智唯欲身求代后子圖奪宗非有益國之謀勸王不使聽用非言婦人有懿厥哲婦為梟為鴟云懿有所痛智皆將亂邦也傷之聲也厥其也其幽王也梟鴟惡聲之鳥喻褒姒之言無善懿於其反法同沈又如字梟古堯反姒音似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寺近也云長舌喻多言語是王降大厲之階階所由

上下也今王之有此亂政非從天而下但從婦人出耳又非有人教王為亂語王為惡者是惟近愛婦人用其言故也寺徐音侍亦如字近附近之近下近愛近川同上時掌反語魚據反懿有至無善懿與噫字雖異音義同金滕云噫公命我勿敢言與此同也噫者心有不平而為聲故云有所痛傷之聲痛傷褒姒亂國政也厥其釋言文此刺幽王而褒姒是其婦故知其幽王也寺近正義曰寺即侍也侍御者必近其傍故以寺為近長舌至言故正義曰以舌動而為言故謂多言為長舌論語云駟不及舌亦謂言為舌也鞫人忮忒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為慝忮害忒變也云鞫窮也譖不信也竟猶終也胡何慝惡也婦人之長舌者多謀慮好

窮屈人之語枝害轉化其言無常始於不信終於背
違人豈謂其是不得中乎反云維我言何用為惡不

言也

○鞠居六反枝之豉反忒他得反諧本又作
潛子念反背音佩注同惡他得反好呼報反如

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傳休息也婦

人無與外政雖王后猶以蠶織為事古者天子為藉

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為藉百畝冕而青紘躬

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敬之至也天子諸侯

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

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

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

戾以食之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后遂獻

繭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為君服與遂副緯而受之

少牢以禮之及良日后夫人纁三盆手遂布于三宮

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纁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為黼黻

文章服既成矣君服之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

云識知也賈物而有三倍之利者小人所宜知也君

子反知之非其宜也今婦人休其蠶桑織紉之職而

與朝廷之事其為非宜亦猶是也孔子曰君子儉於

其事也此文兼有天子諸侯故云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總舉諸神以為言也祭義作先古注云先古先祖定本作先公涉下先公而誤耳既言人君親耕又言王后親蠶見祭祀之禮必夫婦致敬也蠶室必近川者夏官馬質注引蠶書云蠶為龍精然則以龍是水物故近川為之取其氣勢也築宮謂築蠶宮之院牆也七尺曰仞言仞有三尺則蠶宮之牆高一丈矣尚書夏傳文與此略同云築宮有三尺者其文誤也故彼注云宮當為宮雉長三丈高一丈度長以長度高以高則蠶宮高一丈禮志曰仞有三尺七尺曰仞彼文直云宮有三尺宮下當脫仞字也雉者城牆之度故鄭計雉之數以推之又引禮記以證之復言七尺曰仞是仞有三尺乃充一雉之度明其宮不得高丈三矣彼注或云蠶宮高一丈三尺者衍三尺二字也棘牆謂牆上布棘以禁人之踰越不以禦寇故外閉之大所之朝者彼注云季春朔日之朝也知首以既卜之下即言養蠶之事季春始蠶故知是季春也所者朝日之名言大昕明是朔日之朝也皮弁素

積者士冠禮注云皮弁者白鹿皮為冠象上古也積猶辟也以素為裳辟蹙其腰中皮弁之衣用布十五升其色象馬是也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謂天子則卜三夫人諸侯則卜世婦也月令注雷養蠶者所卜夫人與世婦是天子之夫人親蠶事也周禮王后六宮言三宮者亦據諸侯言之也故彼注云諸侯夫人三宮半王后也言三宮據諸侯夫人有三宮言三宮之夫人亦如天子三夫人人各居一宮也以文兼天子諸侯故雜互陳之奉種浴於川文承大昕之下則以三月浴之矣天官內宰云仲春詔后率外內命婦治蠶于北郊馬質注云月直大火則浴其種以仲春浴之者蓋二月浴之至將生又浴之故不同也風戾以食之者彼注云葉及早涼脆采之風戾之使露氣燥乃可食蠶蠶性惡溼也歲既單矣單盡故彼注云歲單謂三月月盡之後也言歲者蠶歲之大功事畢於此也世婦卒蠶獻繭於夫人據諸侯為說若天子則夫人卒蠶獻於后夏傳注云此諸侯之禮天子則獻繭於后是也於君言示於夫人言獻以謂是

毛詩疏
卷之六
去
之

三言頭 卷一之五 汲古閣

天人之事主獻夫人故夫人受之夫人而云副禕者
彼注云副禕王后之服而云夫人記者容二王之後
與以記意或然故言與為疑之辭雖王后受繭其服
尊不過亦副禕也少牢以禮之者設少牢之饌以禮
遇世婦也彼注云禮之者禮奉繭之世婦也繭三盆
手者彼注云三盆手者三掩也凡繭每掩大總而手
振之以出緒也夏傳注云手猶親也言后夫人親以
手總之也言君服之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以文
兼天子諸侯故先王先公互言之○識知至於利
○正義曰利之多少其數無常必以三倍為言者以
三是三才之數數之 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
小成故舉以言焉

維予胥忌 刺責富福狄遠忌怨也 云介甲也王
之為政既無過惡天何以責王見變異乎神何以不
福王而有災害也王不念此而改脩德乃舍女設甲

夷狄來侵犯中國者反與我相怨謂其疾怨羣臣叛
違也 ○舍音捨注同介音界狄毛他歷反 不弔不祥
鄭如字謂夷狄見賢遍反被皮寄反

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類善殄盡瘁病也
云弔至也王之為政德不至於天矣不能致徵祥

於神矣威儀又不善於朝庭矣賢人皆言奔亡則天
下邦國將盡困窮 ○弔如字又音 鄭唯以介狄別
解除皆同○刺責至忌怨○正義曰刺譏者皆責
之辭故刺為責也言何神不富則富是神之所加故
以富為福也毛讀狄為逃故為遠也則介當訓為大
不得與箋同也忌者相憎怨之言故以忌為怨也王
肅云舍爾大道遠慮反與我賢者怨乎○介甲至
叛違○正義曰以辭有與奪意為彼此言維予胥忌

毛詩疏 卷一之五 汲古閣

是不當怨而怨則舍爾介狄者是常怨而舍之也且
幽王荒淫惑亂將至滅亡兵在其頸尚不知悟安能
復知大道遠慮又大道遠慮非幽王之政無過惡天何以責
汝乎何以者問之辭故云王之政無過惡天何以責
王也既問天之刺責又問神不福助亞前為勢故何
在神上天者羣神之精言天則神可知去天以外而
別言神則謂人鬼地祇山川社稷之類也天之所責
唯有妖變而已故云見變異若日食星殞山崩川竭
之屬也神所不福則是已有禍罰故云有災害謂水
旱蟲螟霜電疫癘之等也於時已有此等事故責王
不改脩德教也不應舍而舍則是已來犯王故知被
甲夷狄來侵犯中國者臣若阿諛順旨必不為王所
恕故知反與我相怨謂其疾怨羣臣叛逆也以正直
不肯從邪故為王所怨○**○**類善於盡瘁病○正義
曰皆釋詁文○**○**弔至至困窮○正義曰弔至釋詁
文此經與上義相配成天刺神不福皆由政惡所致
以王之為政德不至於天故天以刺之不能致徵祥
於神故神不福之威儀有不善於朝廷故相與怨忌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優渥也

○云優寬也天下羅罔以取有罪亦甚寬謂但以災

異譴告之不指加罰於其身疾王為惡之甚賢者奔

亡則人心無不憂○渥於角反○天之降罔維其幾矣

人之云亡心之悲矣○幾危也○云幾近也言災異

譴告離人身近愚者不能覺○離力○天之至悲矣

既言天刺責王賢人將去此又言其可憂之狀天之
所下此災異之羅網維其饒渥而多矣賢人之言皆
云已欲亡去我天下之人其心為之憂愁矣又丁寧
言之天之所下災異之羅網維其危險而甚矣賢人
之言皆云欲亡去我天下之人其心為之悲哀矣○
鄭唯以優為寬幾為近為異餘同○**○**優渥○正義

毛詩疏 卷之六 六

曰以優為優饒之義故為渥也信南山云既優既渥是優渥為豐多之意也○**優**寬至不憂○正義曰以天之降罔是羅網寬廣優饒者寬容之義故易傳以優為寬天下羅網以取有罪正謂欲取王也不指害其身而微加譴告是其寬也○**幾**危○正義曰釋詁文上言優者謂自天降而多也此言幾者謂至人身而危二者相接成也○**幾**近○正義曰釋詁文上寬者謂微加譴告而不改則禍及其身故離人近二者亦相接成但以忠臣**感**沸**檻**泉維其深矣諫君宜稱禍近為切故易傳也

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後不自我後云**檻**泉正出涌出也感沸出貌涌泉之源所出者深喻已憂

所從來久也惡政不先已不後已惟何故正當之

音必沸音弗感沸泉出貌
檻胡覽反徐音下斬反
貌貌貌昊天無不克鞏
貌貌

貌大貌鞏固也



云貌貌美也王者有美德貌貌然

無不能自堅固於其位者微箴之也

○貌仁角反鞏九勇反箴之林

反無忝皇祖式救爾後云式用也後謂子孫也

感沸至爾後○正義曰言感沸然而涌出者檻泉也此泉潰涌而出言其所從來維其深遠矣喻天下之人心之憂愁亦所由來久遠寧從今日矣我之所憂憂此惡政怨恨何故不從我之先何故不從我之後而正當我之身也既言王政之惡故以箴士言人君有美大之德貌貌然可以比於昊天則無不能堅固於其位者是守位者必由美德也王當美德固之無使辱汝君祖之先王用此美德以救汝後世之子孫使之保守王位無喪邦國也○**檻**泉正出涌出○正義曰釋水文也李巡曰水泉從下上出曰涌泉○**貌**貌至鞏固○正義曰釋詁云貌貌美也言大貌者為美大之貌也鞏固釋詁文○**王**者至箴之○

正義曰下云無忝皇祖則知能固者謂能固其王位也。不直言無德則不能固而云有美德者無不能固。反言以見意而文不指斥是微箴之也。

瞻卬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

之臣也云閔病也召旻七章上四章章五句

正義曰召旻詩者周卿士凡國之伯所作以刺幽王大壞也又解各篇之義是閔傷當時天下無如文武之世召康公之臣以時無賢臣深可痛傷故以召旻各篇其敘大壞之意經七章皆大壞之事也首章云旻天疾威卒章云有如召公雖有召旻之字而其文不次作者錯綜以名篇故特特解經之旻天自山天之閔下以旻為天名此敘轉為閔之訓為病則與旻天之義其意小乖是借名以見

意作者指言旻天為此故也先王佐命之臣能開闢土地者蓋多矣而獨言召公者作者意所欲言無他義也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瘠我饑饉民卒流亡云天斥王

也疾猶急也瘠病也病乎幽王之為政也急行暴虐

之法厚下喪亂之教謂重賦稅也病國中以饑饉令

民盡流移我居圉卒荒音民圉垂也云荒虛也

國中至邊境以此故盡空虛曰言此旻天之王者

其為政教乃急疾而行此威虐之法比天之王者又厚下與民喪亂之教而病害我國中以饑饉令國中

之民盡流移而散亡以此故令我所居中國至於四境邊陲民皆逃散而盡空虛是王暴虐所致之

詩流

天斥至流移○正義曰箋以此詩刺王大壞而承以
饑饉流亡明是至使之然於文勢非言上天故以天
為斥王旻天亦斥王也故箋即言幽王之為政急行
暴虐之法厚下喪亂之教以幽王文總二事是經之
二天皆斥王也小旻云旻天疾威文與此同彼箋云
旻天之德疾王者以理罰威恐萬民則以天威上天
疾為疾惡而此不然者以此下云天降罪若承以靈
賊內訌內訌是人自潰亂非上天降之文與下相類
故知疾威降喪亦是王自行之非天疾王非天降之
也小旻之文連敷於下土布政下土是王之所為明
天以是故疾惡於王觀文而說故與此異蕩之疾威
與此不同義亦然也急行暴虐之法厚下喪亂之教
所以為異者以二句相連疾與篤為類則威為酷刑
罰喪為亂亡賦稅也急者行之必速之辭厚者為之
加重之稱則二者俱急而且重也但以言疾則為行
之理已著言篤直是厚而近為行之理未彰故又言
降以見之因此故下單言天降以配而成句也其實
大與旻天俱斥王耳箋又總解暴虐喪亂之事止謂

重賦斂病中國以饑饉令盡流移也○
義曰釋詁文○
荒虛至空虛○正義曰荒虛釋詁
文某氏曰周禮云野荒民散則削之唯某氏之本有
荒字耳其諸家爾雅則無之要周禮野荒必是虛之
義也居謂城中所居之處謂謂邊
境以此故盡空虛以虐政故也
天降罪若蠹賊內
訌
訌潰也
云訌爭訟相陷人之言也主施刑罪
以羅網天下眾為殘酷之人雖外以害人又自內爭
相讒惡昏椽靡共潰潰回適實靖夷我邦
椽天椽
也潰潰亂也靖謀夷平也
云昏椽皆奄人也昏其
官名也椽椽毀陰者也王遠賢者而近任刑奄之人
無肯其其職事者皆潰潰然維邪是行者皆謀夷滅

七
詩
統
卷
之
五
三
五
古
詩
周

王之國○天降至我邦○正義曰上言王以暴亂病民此又言所病之事今比天之王者下此刑罰羅網之法於天下治佞之臣又助為此刑罰殘酷其害於人如蠱賊之言不稼然又內自潰亂相陷以罪人也又王所親任是刑餘之人此昏奄椽毀之小人無供其職事者皆潰潰然昏亂其行邪僻實謀滅我下之邦國王何故信任之○傳註潰○正義曰釋言文○註爭至讒惡○正義曰傳註潰之義以詐字從言故知註者是爭訟相陷入之言由爭訟相陷故至潰敗故爾雅以註為潰註言內則蠱賊為外人所在為害人自不相親也天降罪罟是王所下之知蠱賊內註是臣之舉殘酷之人為之者以註是術惡之言若亦王所下之不得言其相惡故知臣之佞者助王以殘酷害人又內自相讒惡也○傳註天至夷平○正義曰傳意亦以椽為去陰但以正月云天是椽天謂天殺椽謂椽破天椽文連故并舉其類以流人潰潰昏亂之意故為亂也靖謀○正義山釋

詰文夷平易也俱訓為易是得夷為平謂平殄而滅之○昏椽至王之國○正義曰解名此人為昏椽之意故云皆奄人也天官闈人注云闈人司昏曩以啓闈者是昏其官名也椽椽毀陰者謂犯淫罪而刑之也書傳曰男女不以禮交者其刑宮秋官司刑注云宮者丈夫則割其勢女子閉於宮中此椽毀其陰即割勢是也謂之奄者天官酒人注云奄精氣閉藏者引月令其器闈以奄是由割去其勢精氣閉藏謂之奄人也若然秋官掌戮云墨者使守門闈人之注引掌戮之文則闈人乃是墨者非奄人矣而此箋以昏為奄者按周禮序官闈人上有內小臣下有寺人內小臣之與寺人皆是奄人為之闈人與之為類官居其門明亦奄人也闈人云王宮門四人闈遊亦如之注云闈禁院也遊離宮也然則王宮之與闈遊所守門者其官皆曰闈人是闈之用人非獨奄也掌戮者使守門宮者使守內闈者使守外闈也皆亦為闈非獨宮刑者矣但內門則用奄以守之其外門則用墨耳闈人職曰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注

云中門於外內為中天子五門雉門為中門是雉門
 以內用奄庫門以外用墨其間則用厠也宮與寺人
 為類至以奄者為各月令仲冬命奄尹審門閭謹房
 室是門房之守皆奄為之故知闢是奄人之官名也
 奄者防守門閭親近人主凡庸之君闢於善惡以其
 少小慣習朝夕給使顧訪無猜憚之心恩狎有可悅
 之色且其人久處宮掖頗曉舊章常近牀第探知至
 意或乃色和貌厚挾術懷姦或乃捷對敏才飾巧亂
 實於是邪正並行情貌相越遂能迷罔視聽因惑愚
 主謂其智足匡時忠能輔國信而使之親而任之國
 之滅亡多由此故作詩人責王遠賢者而近用奄之
 人也原其本心不欲滅國但所謀不當滅國之道也
 故謂之謀滅 **皐皐訛訛會不知其玷** **皐皐頑不知**
 王國也也 **道也訛訛竄不供事也** **云玷缺也王政已大壞小**
 人在位會不知大道之缺 **皐音羔爾雅云剋素食**
也訛音紫爾雅云莫供職

也玷丁等反竄音度裴駰云病 **兢兢業業孔填不寧**
 也說文云癩也一本又作衆

我位孔貶 **皐皐** **云兢兢戒也業業危也天下**

之人戒懼危怖甚久矣其不安也我王之位又甚隊
 矣言見侵侮政教不行後大戎伐之而則與諸侯無

異 **業如字一音五答反貶** **皐皐至孔貶** **○正義**
 彼檢反隊直類反又作隊 **皐皐小人為謀將**
 滅王國此言其致滅之狀小人在位皐皐然志識頑
 鈍而不知治道訛訛然在公竄惰而不供職事心頑
 力惰自以為宜王政已壞會不知其大道之玷缺也
 臣既如此害及天下故今時之人皆兢兢而戒懼業
 業然而危怖甚久矣天下不安言不安已久矣民既
 不安其我王之位又甚貶退言其卑微與諸侯無異
 也 **○皐皐至其事** **○正義** **皐皐謂云皐皐瑁瑁刺**
素食也舍人曰皐皐不治之貌某氏曰無德而空食
三言

祿也無德不治而空食祿是頌不知其道也釋訓又云翁翁訛訛莫供職也是訛訛為職不供其職也說文云竄竄也草木皆自堅立唯瓜瓞之屬臥而不起似若懶人常臥室故字從宀音暇

早草不潰茂如彼棲苴 潰遂也苴水中浮草也

云潰茂之潰當作彙彙茂貌王無恩惠於天下天下

之人如旱歲之草皆枯槁無潤澤如樹上之棲苴

毛戶對反鄭作彙音謂棲音西 **我相此邦無不潰止**

謂棲息也直上如反槁口老反 云潰亂也無不亂者言皆亂也春秋傳曰國亂曰

潰邑亂曰叛 相息如彼至潰止○毛以為言王

之大旱其草不得申遂而盛茂致使此草如彼水上棲止遂流之浮苴也旱歲之草如水上之苴言其枯

槁無潤下民不得王恩亦如是也民不見德禍亂將起詩人閔之言我視此王之邦國無有不亂止言其必將亂也後大戎殺王是此言之信○鄭唯以潰為彙棲苴謂樹上為異餘同○潰遂至浮草○正義曰草之生當遂其生長之性今言以草不潰故以潰為遂苴是草之枯槁遂水流者故云苴水中之浮草如是則棲為浮義謂棲息於水上也○潰茂至棲苴○正義曰潰茂連文以潰為遂於義不安故易傳言潰當作彙如易泰卦故茅以彙之字彙是茂盛之貌也箋不直言潰當作彙而云潰茂之潰當作彙者以下有無不潰止嫌亦為彙故連茂言之又以棲者居在木上之名謂水上為棲理亦不厭故以為如樹上之棲苴苴是草木之枯槁者故在樹木落及已落為水漂皆稱苴也此經再云如者言民如旱草草又如苴見其枯槁之極喻王無恩之甚也○春秋至曰叛○正義曰僖四年公羊傳文也引之者證邦潰為國亂之意也 **維昔之富不如時** 往者富仁賢今也富讒

倭云富福也時今時也維今之疾不如茲**傳**今則

病賢也云茲此也此者此古昔明王**傳**也疾音救病也字一或作

安彼疏斯禪胡不自替職兄斯引傳彼宜食疏今反

食精禪替廢況茲也引長也云疏麤也謂糲米也

職下也彼賢者祿薄食麤而此昏椽之黨反食精禪

女小人耳何不自廢退使賢者得進乃茲復主長此

為亂之事乎責之也米之率糲十禪九鑿八侍御七

○禪皮膏反兄音況下同糲蘭未反沈音賴又音厲

復扶又反下同長如字又張丈反率字又作率音類

又音律又所律反鑿子洛反又音昨字**傳**維昔至斯

林云糲米一斛春為八斗音了沃反**傳**以

為邦國之亂由遠賢者而任小人故舉明王之政以

並之言維昔明王之所富者不如今之時言昔時富

賢人今時富讓倭也又言今時所以異於昔者維今

世之所病者不如此明王言明王富賢人今世則病

賢人是其異於昔也由病其賢者故小人得進故又

責之言彼宜食疏今乃反食精禪之小人由汝當路

以病賢者何不自廢退使賢者得進乃復主為茲

益此亂之事使更長也言小人用事益使亂長故責

之○鄭唯彼疏斯禪為異餘同**傳**彼宜至引長○

王義曰以小人為彼故云彼宜食疏今食精禪言其

富小人也替廢釋言文爾雅之訓況為賜也賜小人

之物使之益多故以沈為滋滋又為益引長釋詁文

○疏麤至御七**傳**止義曰以疏對禪則麤於禪也

麤於禪者唯糲米耳故知謂糲米也職主釋詁文以

疏禪文稱彼此則有相形之勢上文責王病賢者富

小人則此亦相對不得為一人故易傳以賢者食麤

此為亂之事責之也言米之率糶十糶九鑿八侍御

七者其術在九章粟米之法彼云粟率五十糶米三

十糶二十七鑿二十四御二十一言粟五升為糶米

三升以下則米漸細故數益少四種之米皆以三約

之得此數也言此明池之竭矣不云自頻頻頻厓也

糶麤於糶故為疏也云頻當作濱厓猶外也自由也池水之溢由外灌

焉今池竭人不言由外無益者與言由之也喻王猶

池也政之亂由外無賢臣益之○頻舊云毛如字鄭

案張揖字詒云頻今濱則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泉

頻是古濱字者與音餘云泉者中水生則益深水不生

則竭喻王猶泉也政之亂又由內無賢妃益之溥斯

害矣職兄斯弘不裁我躬云溥猶徧也今時徧有

此內外之害矣乃茲復至大此為亂之事是不裁王

之身乎責王也裁謂見誅伐○溥音普裁音

躬○正義曰既言小人在朝又傷王無輔助言人見

池水之竭盡矣豈不言云山其外之濱厓無水以益

之故也以喻人見王政之喪亂矣豈不言曰由其外

之羣臣無賢以佐之故也人見泉水之枯竭矣豈不

言由其內之地中無水以生之故也以喻人見王政

危亂矣豈不言曰由其內之妃后無德以助之故也

今王內無賢后外無賢臣溥徧有此內外無賢之害

矣而在位小人乃復至益此亂使之更大亂漸益大

於久豈得不災害我身乎言其必將害之○頻當

至益之○正義曰以水厓之濱其字不應作頻故破

之也傳作頻者蓋以古多假借或通用故也池者穿

地引水家語曰池水之大魚鼈生焉萑葦長焉誰知

其非泉也是池由自外引水而為之故云池水之益
由外灌焉上章刺王遠賢故知以池竭喻外無賢臣
益之也既以池竭外無益以喻外無賢臣
故知下經以泉竭內無益以喻無賢妃也

命有如召公曰辟國百里今也曰蹙國百里辟開

蹙促也云先王受命謂文王武王時也召公召康

公也言有如昔時賢臣多非獨召公也今今幽王臣

蹙辟音開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云哀哉

哀其不高尚賢者尊任有舊德之臣將以喪亡其國

○喪息昔先王至有舊○正義曰言日辟日蹙其

浪反言之日不得一日之間便有百里之效於

蹙國之上不言無賢臣者以不尚有舊事見於下故空其文以下句互而知之

毛詩註召旻七章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

蕩之什十一篇九十二章七百六十九句

唐孔穎達疏

毛詩周頌

清廟之什詒訓傳第二十六

周頌譜周頌者周室成功致太平之詩也

周頌之詩皆成王時所作也

周頌之詩皆成王時所作也

周頌之詩皆成王時所作也

王命唐叔歸公於東周公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是攝
政之初嘉禾生也書傳曰三年踐奄多方曰惟五月
丁亥王來自奄自此之後無從征伐易注云行誅之
後致太平自二年數也故四年之封康叔因欲營洛
以觀民心康誥曰周公初基作新大邑於東國洛四
方民大和會是德洽及民之事也故書傳曰周公將
作禮樂優游之三年不能作君子恥其言而不見從
恥其行而不見隨將大作恐天下莫我知將小作恐
不能揚父祖功業德澤然後營洛以觀天下之心於
是四方諸侯率其羣黨各攻位於其庭周公曰示之
以力役且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書
曰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此之謂也如
書傳此言則周公以三年太平即應作禮樂但為優
游之故至六年乃作其禮樂自優游未作頌聲乃人
志所為制禮之前頌已作矣故尚禮太師教六詩六
曰頌樂師帥學士歌徹謂歌雍也制禮之時得取頌
詩為樂是制禮之前有頌也制禮之後民俗益和明
頌聲乃作可知故總云其作之時在周公攝政成王

卽位之初也史傳羣書稱成康之間四十餘年刑措
不用則成王終世太平正言卽位之初者以卽位之
初禮樂新定其詠父祖之功業述時世之和樂宏勳
盛事已盡之矣以後無以過此採者不為復錄且檢
周頌事迹皆不過成王之初故斷之以為限耳不謂
其後不得作頌也故曰成康沒而頌聲寢不廢康王
之時仍有其頌但今詩所無耳雅不言周頌言周者
以別商魯也周蓋孔子所加也何則孔子以前六詩
並列故太師教六詩是六詩皆別題也書敘列虞夏
商周書各為一科當代異其第則詩本亦當代為別
商頌不與周頌相雜為次第也周詩雖六義並列要
先風雅而後頌也見事相因漸為商頌不得在周頌
之上間廁之也商頌自以配樂當如樂貴者用前賤
者用後不可以先代之頌在後代之下必是獨行為
一代之法國語曰有正考甫者校商之名頌十二篇
於周之太師以那為首若在周詩之中則天下所共
不須獨校於周之太師也明不與周詩同處矣商既
不雜於周不須有所分別則知孔子以前未題周也

孔子論詩雅頌乃次魯商於下以示三代之法故魯譜云孔子錄其詩之頌同之王者後商譜云孔子錄詩列之以備三頌是商頌者孔子列之於詩末也既有商魯須題周以別之故知孔子加周也○頌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此之謂容於是和樂與焉頌聲乃作○正義曰此解名之為頌之意頌之言容歌成功之容狀也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堯典文也左傳季札見舞韶蕭曰德至矣哉大矣哉如天之無不燾如地之無不載是所據之文也尚書說堯之德也左傳說舜之德也帝王之德當為優劣此引堯舜之事以言周者聖人示迹不同所遇異時故號有帝王為優劣之稱若乃至誠盡物前聖後聖其歸一也故中庸說孔子之德亦云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明聖人之道同也噫嘻成王既昭假爾書傳說越常之譯曰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中候適維戒云曰若稽古周公曰欽惟皇天順踐祚即攝七年鸞鳳見莫莢生青龍銜甲玄龜背書是商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之事也言頌聲者詩各有聲

故公羊傳曰什一而稅頌聲作是也此頌聲由其時之君德洽於民而作則頌聲係於所興之君不係於厥歌之主故周頌三十一篇左方中皆以為周公成王之頌也以其雖詠往事顯祖業昭文德述武功皆令歌頌述之以美今時不為祖父之頌矣但祖父之功由此以顯顯其父祖之功所以頌于孫也故時邁之等盡為武王之事要歸頌聲於周公成王也若然清廟祀文王執競祀武王非文武之頌而那祀成湯烈祖祀中宗玄鳥祀高宗即為所祀之王頌者頌既治平而興文武雖有盛德時未太平不可為頌成王致太平乃有頌雖祀文王武王皆歌當時成功告其父祖之神明故周頌祀文王武王者皆非文武之頌也若殷之三王既中興受命本皆太平明生時自有頌聲但商書殘闕無以言焉今死而作頌故係於所歌之王因此而談不廢成王崩後亦有追頌或本不錄今詩無耳祖父未太平而子孫太平頌聲之興係於子孫周頌是也祖父未太平而子孫未太平則所頌之詩係其父祖商頌是也若父祖子孫俱太平作



頌於子孫之時論父祖之事者則所係之主由作者
本意無定準也頌者述盛德之容全美之名因此復
有借其美名因以指所頌者駟頌僖公是也止頌德
政之容無復告神之事以位在諸侯不敢輒作雖非
告神又非風體故曰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
是頌也然魯頌之文尤類小雅比於商頌體制又異
明三頌之名雖同其體各別也此周頌所頌之事多
在成王即位之前今檢其作之早晚前後亦參差不
同按齊序云大封於廟也箋云大封武王伐紂時封
諸臣有功者宣十二年左傳昔武王克商而作頌載
載于戈載橐弓矢又作武其三日敷時繹思我徂惟
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其文在時邁與殷敘武
賚桓也而桓說武王伐紂之事時邁與殷敘武
按康王之誥云王若曰廢邦侯甸男衛注云獨舉侯
甸男衛四服者周公居攝六年制禮班度量至此積
三十年再巡守餘六年侯甸男要服正朝要服國遠
既事遣之衛服前冬來以王有疾畱之如鄭此言以
攝政六年而六服咸在以爲年端則成王即位後十

年乃巡守是爲攝政至成王之初無巡守也明時邁
與殷武王時也此四篇皆武王時事也闕于小子訪
落敬之三篇序云嗣王經稱小子是成王除喪嗣位
未收喪中之稱攝政之前事也有客微子來見廟
箋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代殷後既受命
來朝而見命尚書敘微子之命在誅管蔡之前則微
子來見攝政二年之事也凡此八篇事皆在太平之
前也雖禘太祖以魯禮言之武王以成王年十歲十
三月崩則成王年十三禘於武王之廟年十四禘於
羣廟乃年十七攝政三年而禘至五年而禘離於周
禮徹而歌之則事在攝政六年之前而攝政五年及
成王十四時俱有禘檢其篇中二者無以可明而離
箋云得天下之歡心以五年之事也維天之命太平
告文王箋云告太平者居攝五年之末則亦五年之
事也明堂位曰昔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謂在洛
邑也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
於明堂以配上帝然則朝諸侯郊祀皆攝政六年所
爲而清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我

詩疏
卷之四
及古

將祀文王於明堂思文后稷配天皆六年時事也吳
 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不指年月而郊祀周公所定思
 文頌所配之人吳天有成命言感生之帝祐及後世
 以事相況蓋與思文同時也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
 箋云二王夏殷也其後祀也宋也微子攝政二年始
 為殷後獨來見於祖廟祀本先封不當與宋俱至今
 二王之後並來助祭則在有客之後也祀宋翼不
 應並朝蓋亦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時與天下俱至
 則振鷺亦六年也或者祀宋二國亦得云二王之後
 如是則其時不可知也酌告成大武亦六年之事故
 箋云其始成告之而已是也既告當作之以觀其和
 否有馨始作樂而合於太祖云始作明既告之後合
 而觀之即告也合各有禮於廟以樂初成所以合而
 作之故曰既備乃奏肅離和鳴亦為六年時事也朝
 明堂之時諸侯及二王之後皆未去故去我客戾止
 承觀厥成以此考之事情相符合也周公攝政六年制
 禮作樂則太武之樂當奏之矣而酌箋云歸政成王
 乃後祭於宗廟而奏之者以周公之作禮樂至為成

王故據成王而言之不言攝政之時已奏大武則武
 詩之作其時未可明也載見箋云諸侯始見君王謂
 見成王也小毖曰予其懲而憂云我其創艾於往時
 矣皆成王即位之初也烈文成王即政儉成王除武
 王之喪周公未攝之時與周公致政之後二者皆為
 即政若除喪之時事宜與閔予同時而閔予三篇與
 羣臣謀事稱未堪家多難有求賢自退之志今烈文
 之篇申勅諸侯卿士以賞罰為已任亦宜為歸政之
 後成王即位之初也故服虔注左傳亦云烈文成王
 初即洛邑諸侯助祭之樂歌是也其維清敘皆得為
 武王之事但敘云奏者容周公成王時所奏述其事
 而為頌故不可必定也噫嘻曰既昭假爾臣工曰迄
 用康年豐年曰多黍多稌載芣曰萬億及秭良耜曰
 其崇如墉潛曰潛有多魚言豐年物多以告神明是
 論太平後事但不知攝政三年之後定指何年耳天
 作祀先王先公事與天保于公先王文同以禴祀烝
 嘗類之是為時祭執競祀武王說武王生時之功絲
 衣繹賓尸說繹祭得禮之宜推檢無以知其早晚以

祭乃繹是告神之作亦宜其太平之年事也所檢止
 知其事之早晚而作者當時不必皆為有事而作先
 後有事後而先作者不可以事定其作之時也此云
 頌聲乃作則頌自民之歌謠而外傳引思文時邁皆
 言周文公之頌所以周公之時還得自頌者以周公
 攝政歸功成王歌其先人之功事由不涉於已故得
 自為風雅此篇既有義理頌亦當有也武王之事不
 為頌首不以事之先後必為次矣雖作於制禮之前
 而在烈文清廟之後又不以作之先後為次矣禮記
 每云升歌清廟然則祭宗廟之盛歌文王之德莫重
 於清廟故為周頌之首文王受命為王者之端武王
 即因其業且俱為聖人令父先於子故頌以文王為
 首其事盛者在先所以先清廟也次以維天之命者
 言文王德與天同溢於後世周公收其道以制法告
 其廟以太平盛之次也文王既道可為法政致清明
 故武王象其伐事以制歌樂故又次維清也道既可
 法諸侯當法而行之故次烈文也道為諸侯所法可
 以祭祀先祖故次天作也人本於祖進以配天既祀

於廟又當郊天柴望故次昊天有成命我將特邁也
 雖告祭之歌說武王能持疆道為神降福故次執競
 也武王之特疆道致牟麥之瑞由石稷之功故次思
 文也由稷以致牟麥牟麥為豐年之祥故次臣工也
 年之所康者因祈穀而致福故次噫嘻也以祈穀大
 事必有助祭故次振鷺也助祭得禮以致年豐當以
 報祭故次豐年也既獲年豐天下和樂故合諸樂奏
 而聽之故次有瞽也既和樂年豐萬物得所信及潛
 逃故次潛也既樂作魚多可以告神祭祖故次豳也
 說諸侯助祭之事而諸侯之來朝有禮故次載見也
 既朝祭得禮則王所愛敬故次有客也以諸侯之來
 見奏樂以示之使知一代之功德故次武也武武王
 之大事周之最盛者也但周惟文德以先文王則武
 王為子道故武詩不在周頌之初故禮記每云升歌
 清廟下管象象謂武也子道而在堂下示上下之義
 武詩主歌武王之功而未致太平王崩子幼朝廟謀
 事羣臣進戒故次閔予小子訪樂敬之也先朝廟而
 後諮謀君訪問而臣進戒事之次也臣既進謀君又

求助故次小慈也既謀事求助致敬民神春祈秋報
 故次載芟良耜也社稷雖國之貴神卑於郊宗告祭
 故次時邁之後以所歌皆民事非先王之盛德故也
 既年豐民安所以祭祀祭則有明日之釋以致胡考
 故次絲衣也天下所以祭祀祭則有明日之釋以致胡考
 之道武王克定厥家封功臣陟四岳祀河海故次酌
 桓賚殷以為和樂之終焉周頌皆太平之歌所論多
 告神之事篇多而事相類所次意不似風雅觀其大
 歸清廟之什陳文武盛德郊宗柴望配禮之大者臣
 工之什言助祭祈報合樂朝見事劣於清廟闕予之
 什傷家道之未成創往時之禍難又陳釋告之未祭
 類馮之小禮比臣工又差劣焉大率周頌之次雖其
 中有曲而變要以盛者為先般與時邁同為巡守般
 非告祭之文無明昭震疊之威故同時而不次也且
 社稷以祈報此篇嗣王緣事義相類郊宗由大禮類
 聚繹馮為未祭羣分觀此則次有義矣可以猶論難
 以精悉也○禮運曰政也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正
 義曰以頌者告神之歌由於政平神悅所致故說政

從神下歌以報神所以為頌之意引禮記以證之言
 藏身者鄭云藏謂輝光於外而形體不見若日月星
 辰之神言日月星神有光輝形藏於中而不可見猶
 人君施政教身藏於中而不可害猶日月星辰然○
 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殺以降命○正義曰既言藏身
 由政又本政所由出言是故乘上文為勢也以天為
 神之尊者故先之本之者即殺以降命也殺之言效
 鄭云效天之氣以下教令天有運移之期陰陽之節
 也若賞以春夏刑以秋冬皆效天也○命降於社之
 謂殺地○正義曰鄭云謂教令由社下者也社者土
 地之主土會之法有五地之物生此則教令本下於
 社是謂效地之宜以下者也教令由社而云效地者
 以社五土之總神為土地主也大司徒職曰以土會
 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宜阜物二曰川澤宜
 膏物三曰丘陵宜核物四曰墳衍宜蕝物五曰原隰
 宜叢物是地有山川高下物生各有所宜人君當效
 之亦順合所宜而任之山者不使居川渚者不使居
 中原之類所效亦多矣以上文因政者君之所以藏

身即云政必本於天既云本天遂從天向下而言故
 云殺以降命則云降命者自人君降之於民也故鄭
 云效天之氣以下教命是君下之於民也社廟以下
 因前文亦政之所本據今教命本之由於社廟則所
 云降者皆從社廟降於人君也故鄭云教命由社下
 者由社廟下於人君也隨文勢而互言之皆神降於
 人君君又降之於民也○降於祖廟之謂仁義○正義
 曰鄭云謂教命由祖下者大傳曰自禰率而上之至
 於祖遠者輕仁也自祖率而下之至於禰高者重義
 也是祖廟有仁義降於人君人君法之下於民○降
 於山川之謂興作○正義曰鄭云謂教命由山川下
 於山川有草木禽獸可作器物供國事也言山川有
 材用可以興作器物有此法以降人君人君所效降
 興作之教令於民也○降於丘祀之謂制度○正義
 曰鄭云謂教令由五祀下者五祀有中霤門戶竈行
 之神中霤謂室也室及門戶竈行人之動作所由為
 皆有制度是五祀有制度以降人君人君所以下於
 民為之制度也上棟下宇起自黃帝有室則有門戶

矣行是道塗所由窳有變息之川則在祀乃人之所
 為而云降制度於人君者以五祀雖人所為要理自
 當有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創為之既為其器即
 立其神神有制度故可法象猶社祀勾龍廟祭先祖
 亦人立之而效之降命與此同○又曰祭帝於郊所
 以定天位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祖廟所以本仁山
 川所以償鬼神五祀所以本事○正義曰以上教令
 皆降於郊社祖廟山川五祀而此又祭之見其為取
 法象焉故云所以本仁所以本事也祭帝於郊謂祭
 感生之帝容五帝之兆也天之法象多不可指其所
 本因其天象在上而祭有處所故云定天位也祀社
 土地之主土地生物人所利用祭之而見有此利於
 民故云列地利也物雖資天所生其見在地所以將
 地言之地之為利也博故言其利不言所本也自祖
 廟以下不言祭蒙上祭文祖廟有仁有義其仁可以
 總之五祀本為制度而制度與舉即是事也故云本
 事山川亦有所本因山川為神不明故云償鬼神言
 賓敬山川鬼神而祭之與本仁本事互見敬鬼神而

本之○又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正義曰上既言祭羣神此言祭得所之驗也故鄭云信得其禮則神物與人皆應之百神列宿也百貨金玉之屬如此為聖王既法象羣神人君誠心事之禮行於神則百神應而受職百貨出而可盡人服於孝慈俗正其法則矣知百神為列宿者以繫天言之為天之諸神分宿所主各守所職使不僭濫寒暑節風雨時令萬物茂育穀成也百貨金玉者舉金玉言之祭地得所地不愛寶山出器車地生醴泉銀甕丹甌金玉百貨可盡為人用焉又祖廟得所則民化上知孝於祖廟慈愛子孫而服於君之政教矣五祀得所則制度可法是正法則矣不言山川者上既言備鬼神則已為禮行矣故略之○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脩禮之藏也○正義曰以此五者聖王教令所法象祭而事之則神得而事治矣理由此以脩飾禮法從之而出見是義典於此禮義其中故鄭云脩猶飾也藏若其城郭然此言聖王之

政教象天地羣神之為而為之政政成而神得其所神得其所則事順人和而德洽於神舉矣○功大如此可不美報乎故人君必潔其牛羊馨其黍稷齊明而薦之歌之舞之所以顯神明昭至德也○正義曰按今周頌郊社祖廟山川之祭日以歲時之常非為太平而報而鄭云功大如此可不美報者人若是羣神之至故曰有天下者祭百神其祭不待於太平也但太平之時人民和樂謳歌吟詠而作頌者皆人君德政之所致也以人君法神以行政歸功於羣神明太平有所由是故因人君祭其羣神則詩人頌其功德故謂太平之祭為報功也時邁設桓之祭於時雖未太平以其太平乃歌亦為報也歌之舞之謂祭神之後詩人歌之非謂當祭之時即歌舞也故清廟經曰肅雝顯相濟濟多士駿奔在廟皆是既祭之後述祭時之事明非祭時即歌也但既作之後常用之故書傳說清廟云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尊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是作後每祭嘗歌之也頌之作也至為顯神明多由祭祀而為故頌敘稱

祀告澤及朝廟於廟之事亦多矣唯敬之小毖不言廟祀而承謀廟之下亦當於廟進戒廟中求助者然頌雖告神為重但天下太平歌頌君德亦有非祭祀者臣工有客烈文振鷺及闕予小子小毖之等皆不論神明之事是頌體不一要是和樂之歌而已不必皆是顯神明也今頌昊天有成命我將思文噫嘻載芟良耜及桓是郊社之歌也其清廟維天之命維清天作執競離武酌賚之等為祖廟之祭也其烈文臣工振鷺豐年潛有馨載見有客闕予小子訪落絲衣之等雖有祖廟之事其頌德又與上異也詩邁與嚴有莘祭河岳之事是山川之祭也唯五祀之祭頌無其歌耳頌為四始之王歌其盛德者也五祀為制度常事非其盛故無之羣神之中亦有圓丘之天神方澤之地祇五方之帝六宗之祀今頌皆無者以其頌者感今德澤上述祖父郊以祖配故其言及之至於圓丘方澤所配非周之祖不可歌之以美周德五方之帝與六宗同於天神所配之人不異於思文與我將詩人不為之頌所以今皆無也毛氏之義傳訓不

具王肅準鷓鴣之傳而為之說則周公攝政成王之
 事年毛意或如王肅言也維天之命傳曰成王能厚
 行之為成王即政之後事也成王年十四周公攝政
 為元年攝政三年春朝廟闕予小子之篇是也有客
 亦周公東征三年之後來而始封宜攝政四年之事
 以王來自奄非攝政時與鄭異不可約之為三年中
 也三年除喪明年禘於羣廟則斷為四
 年事其餘則錯互不可盡檢或與鄭同

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

焉云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謂祭文

王也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祭之而歌此詩也廟

之言貌也死者精神不可得而見但以生時之居

立宮室象貌為之耳成洛邑居攝五年時

○廟本又作廣

古今字也苗笑反杜預云肅然清淨之稱也洛音
 雒本音作洛水名字從水後漢都洛陽以火德為
 水剋火故改為各清廟入句至王焉○正義曰
 旁佳朝直遙反清廟詩者祀文王之樂歌也
 片又申說祀之時節周公攝王之政營邑於洛既
 已成此洛邑於是大朝諸侯既受其朝又率之而
 至於清廟以祀此文王焉以其祀之得禮詩人歌
 詠其事而作此清廟之詩後乃用之於樂以為常
 歌也周禮四時之祭其祭者春曰祀因春是四時
 之首故以祀為通各楚茨經云烝嘗序稱祭祀是
 秋冬之祭亦以祀目之此祀文王自當在春餘序
 之稱祀不必皆春祀也以王制之法及鄭志所云
 殷禮春禘夏禘四時皆無祀名而商頌之序亦稱
 祀者于夏生於周世因以周法言之那與烈武皆
 云烝嘗而序稱為祀是祀為通名也按召誥經序
 營洛邑者乃是召公所為而云周公既成洛邑者
 以周公攝行其事君統臣功故以周公為主既成
 洛邑在居攝五年其朝諸侯則在六年明堂位所

云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
 堂即此時也成洛邑後年始朝諸侯而此繫之成
 洛邑者以洛邑既成之後朝事莫此之先故繫之
 也此朝諸侯在明堂之上於時之位五等四夷莫
 不咸在言率之以祀文王則朝者悉皆助祭序雖
 文王諸侯其實亦有四夷但四夷世乃一見助祭
 非常故略而不言之耳諸侯之朝當依服數而至
 明堂之位得夷夏并在者以其禮樂初成將頒度
 量故特使俱至異於常朝也顧命諸侯見王之禮
 召公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則率諸侯者
 皆二伯為之此言率者謂周公使二伯率之以從
 周公祀文王也文王之廟雖四時常祀而禮特異
 於常諸侯皆在祭事最盛詩人述此祭而為此詩
 故序備言其事此經所陳皆是祀文王之事其言
 成洛邑朝諸侯自明祀之時節於經無所當也○
 清廟至年時○正義曰此解文王神之所居稱
 為清廟之意以其所祭乃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
 故謂之清廟也此所祭者止祭文王之神所以有

清明之德者天德清明文王象焉以文王能象天
清明故謂其廟為清廟樂記曰是故清明象天是
天德清明也孔子問居曰清明在躬注云謂聖人
之德亦清明也易稱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文王
能象天也賈逵左傳注云肅然清靜謂之清廟鄭
不然者以書傳說清廟之義云於穆清廟周公升
歌文王之功烈德澤尊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
如復見文王說清廟而言功德則清是功德之名
非清靜之義也廟者人所不居雖非文王孰不清
靜何獨文王之廟顯清靜之名以此故不從賈氏
之說也言祭之而歌此詩者謂周公之時詩人述之
而作此清廟之詩墓門云歌以訊之箋云歌謂作
此詩是也既作之後其祭皆升堂歌之以為常曲
故禮記每云升歌清廟是其事也立宮室象貌而
為之者言死者之宗廟象生時之宮室容貌故冬
官匠人所謂宗廟及路寢皆制如明堂是死之宗
廟猶生之路寢故云象貌為之由此而言自天子
至於卿士得立廟者其制皆如生居之宮矣按鄭

志說顧命成王崩於鎬因先王之宮故有左右房
為諸侯制也是文武之世路寢未如明堂樂記注
云象貌為之者文王以紂尚在武王初定天下其
宮室制度未暇為天子制耳若為天子之制其寢
必與廟同亦是象王生宮也若然祭法注云宗廟
者先祖之尊貌也孝經注云宗尊也廟貌也親雖
卜沒事之若生為立宮室四時祭之若見鬼神之
容貌如此二注象先祖身之形貌者以廟類生人
之室祭則想見其容貌彼注通言其意耳作廟者
為室不為形必不得象先祖之面貌矣知成洛邑
攝五年時者書序云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
先相宅作召誥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
告卜作洛誥如是則作洛邑與成周同年營之矣
書傳說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故知洛邑亦以五
年成之也言此者以成洛邑在五年則朝諸侯在
六年明此朝諸侯與明
堂位所朝為一事也

毛詩疏

卷十九之三

及古朝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於歡辭也穆美肅敬雝和相助

也云顯光也見也於乎美哉周公之祭清廟也其

禮儀敬且和又諸侯有光明著見之德者來助祭於

音鳥注同後發句皆放此以意求之於穆清廟

相息亮反注同見賢遍反下著見同毛以為於乎

美哉周公之祭清廟也其祭之禮義既內敬於心且

外和於色又諸侯有明著之德來助祭也其祭之時

又有齊濟然美容儀之衆士亦來助祭於此衆士等

皆能執持文王之德無所失墜文王精神已在於天

此衆士之行皆能配於在天言其行同文王與之相

合也此明著諸侯與威儀衆士長奔走而來在文王

之廟後世常然供奉不絕則文王之德豈不顯於天

言不承於人所以得然者以文王之德為人所樂無

見厭倦於人斯由人樂之不厭故皆奔走承之鄭

唯以駿奔走二句為異言諸侯之與多士大奔走而

來在文王之廟豈不光明文王之德與言其光明之

豈不承順文王之意與言其承順之餘同於歡

至相助正義曰於乎於戲皆古之嗚呼之字故為

歎辭穆美釋詁文書傳云穆者敬之言穆為敬之美

也樂記引詩云肅雝和鳴大肅肅敬也雍雍和也夫

敬與和何事而不行是肅為敬雍為和也釋詁云相

助勛也俱訓為勛是相得為助顯光至助祭

正義曰顯光釋詁文定本集註皆云顯光也見也於

義為是以此祀文王之歌美其祀不美其廟故云周

公之祭清廟也其禮儀敬且和者謂周公祭祀能敬

和也以肅雝承清廟之下宜為祭祀之事而顯相之

文又在其下明是相者肅雝故屬於周公唯顯相為

於此經當有諸侯之事而下文別言多士多士非諸

侯則顯相是諸侯可知於諸侯言相名多士亦為相

矣此箋以肅雝屬周公而書傳云肅雝顯相註云四

海敬和明德來助祭以敬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

在天傳執文德之人也傳云對配越於也濟濟之衆

士皆執行文王之德文王精神已在天矣猶配順其

素知在生存傳執文德之人。正義曰經云秉文

意言此多生皆是執文德之人謂是能執行文王之

德之人也亦與鄭同。傳對配至生存。正義曰釋

詁云配合會對也是對為配之義越於釋詁文濟濟

之衆上謂朝廷之臣也執行文王之德謂被文王之

化執而行之不使失墜也言在天則是行物在天而

非天此祀文王之事故知在天謂文王精神已在天

也文王在天而云多士能配者正謂順其素先之行

如其生存之時焉文王既有是德多士今猶行之是

與之相配也序言朝諸侯率以祀文王上率諸侯中

多士亦助祭序不言率之者王朝之臣助祭為常非

所當率故不須言也以朝廷之臣親受文王之化故

言秉文之德則外臣疏遠言其自有光明亦所以互

顯於天矣見承於人矣不見厭於人矣傳云駿大也

也相通駿奔走傳不顯不承無射於人傳駿長也

也相通駿奔走傳不顯不承無射於人傳駿長也

也相通駿奔走傳不顯不承無射於人傳駿長也

也相通駿奔走傳不顯不承無射於人傳駿長也

也相通駿奔走傳不顯不承無射於人傳駿長也

也相通駿奔走傳不顯不承無射於人傳駿長也

也相通駿奔走傳不顯不承無射於人傳駿長也

也相通駿奔走傳不顯不承無射於人傳駿長也

也相通駿奔走傳不顯不承無射於人傳駿長也

文王志意與言其承順之也此文王之德人無厭之

也駿音峻下篇同射音亦厭也傳駿長至於人矣

見厭於艷又下同與音餘下同傳駿長至於人矣

詁文言長者此奔走傳在廟非唯傳時之事乃百世長

於天也此奔走助祭是承事文王故見承於人也不

見厭於人者由文王德美不為人厭所以諸侯多士

奔走助之結上助祭之意也見承於人上或有字

衍字與不見厭相涉為誤定本集註並無不字

駿大至厭之。正義曰：駿大釋詁文也。以詩人所歌據其見事非是逆探後世不宜以駿為長此承諸侯多十之不總言奔走則文兼上事故云諸侯與眾士於周公祭文王俱奔走而來在廟中助祭以其俱來故訓駿為大者多而疾來之意禮記大傳亦云駿奔走註駿疾也疾奔走言勸事也其意與此相接成也。又以上言在天者見文王其身雖死其道尤存既言人能配行故指在天為義此言奔走在廟主述祭時之事無取於在天故以為光明文王之德承順文王之德人無厭之即是不見厭於人與傳同也。

清廟一章八句

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

云告太平者居攝五年

之末也文王受命不卒而崩今天下太平故承其

意而告之明六年制禮作樂

○維韓詩云維念也

此維天之命八句。正義曰：維天之命詩者大卡及太平而崩不得制禮作樂今周公攝政繼父之業致得太平將欲作樂制禮其所制作皆是文王之意故以太平之時告於文王謂設祭以告文王之廟言今已太平已將制作詩人述其事而為此歌焉。經陳文王德有餘衍周公收以制禮順文王之意使後世行之是所告之事也。○告太平至作樂。正義曰：樂記云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功成治定即太平之事此經所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是制作之意明其將欲制作有此告耳。制禮作樂在六年之初故知此告太平五年之末也。又解所以必告文王者文王受命不卒而崩卒者終也聖人之受天命必致天下太平制作一代大法乃可謂之終耳。文王未終此事而身已崩是其心有遺恨今既天下太平成就文王之志故承

其素意而告之冀使文王知之不復懷恨故也文王之不作禮樂者非謂智謀不能制作正以時未大平故不為耳今於五年之末以大平告之明已欲以六年成就之言六年者為制作成就之時其始草創當先於此矣明堂位云六年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明是制作已就故度量可頒其禮亦應頒之未即施用洛誥說七年時事周公猶戒成王使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則是成王即政始用周禮也武王亦不卒而崩惟告文王者當時亦應並告但以文王是創基之王紂尚未滅遺恨為深周公之作周禮稱為文王之意故作者主於文王辭不及武王序亦順經之意指言告文王焉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 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 **云命猶道也** 天之道於乎美哉動而不止行而不已 維天之命○毛以為言維此天所為之效命於乎美哉動行而不已

言天道轉運無極止時也天德之美如此而文王德當於天心又歡文王於乎豈不顯乎此文王之德之大言文王美德之大實光顯也文王德既顯大而亦行之不已與天同功又以此嘉美之道以成備我子孫言欲使子孫謹慎行其道文王意既如此我周公其當斂聚之以制典法大順我文王之本意作之告成當使會孫成丁厚行之以為天下之法周公以此意告文王故作者述而歌之○鄭以純為純美溢為盈曾孫通謂後世之王維此為異其大意則同○**孟仲至之禮**○正義曰文當如此孟子云齊王以孟子辭病使人問醫來孟仲子對趙岐云孟仲子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譜云孟仲子者子思弟子蓋與孟軻共事子思後學於孟軻著書論詩毛氏取以為說言此詩之意稱天命以述制禮之事者歎大哉天命之無極而嘉美周世之禮也美天道行而不已是歎大天命之極文王能順天而行周禮順文王之意是周之禮法效天為之故此言文王是美周之禮也定本作美周之禮或作周公之禮者誤也譜云子

思論詩於穆不已仲子曰於穆不似此傳雖引仲子之言而文無不似之義蓋取其所說而不從其讀故王肅述毛亦為不已與鄭同也○命猶至不已○正義曰天之教命即是天道故云命猶道也中庸引此詩乃云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是不已為天之事故云動而不已行而不止易繫辭云日往則月來暑往則寒來乾卦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是天道不已止之事也

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傳純大

假嘉溢傾收聚也傳云純亦不已也溢盈溢之言也

於乎不光明與文王之施德教之無倦已美其與天同功也以嘉美之道饒衍與我我其聚斂之以制法度以大順我文王之意謂為周禮六官之職也書曰

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傳假音暇溢音逸徐云毛音謚慎布震反本或作順

按爾雅云慈神溢慎也不作順字王肅及崔申毛並作順解也明與音餘單音升

曾孫篤之成王能厚行之也傳云曾猶重也自孫之子而下

事先祖皆稱曾孫是言曾孫欲使後王皆厚行之非

維今也傳厚之也一本作能厚行之也今或作能厚成之也重直龍反傳純大至

義曰純大假嘉溢慎皆釋詁文舍人曰溢行之慎某氏曰詩云假以溢我慎也收者斂聚之義故為聚也

○純亦至祖德○正義曰中庸引此云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

指說此文故箋依用之箋意言純亦不已則不訓為大當謂德之純美無玷闕而行之不止息也孝經云滿而不溢是溢為盈溢之言也易傳者以下句即云我其收之溢是流散收為收聚上下相成於理為密

故易之也。文王既行不倦，已與天同功。是其道有饒，衍至於滿溢，故言以嘉美之道饒衍與我。我其聚斂，之以制法度，謂收聚文王流散之德以制之也。其實周公自是聖人作法出於已意，但以歸功文王，故言收文王之德而為之耳。文王本意欲得制作，但以時未可為，是意有所恨。今既太平，作之是大順。我文王之本意也。欲指言所作以曉人，故言謂為周禮六官之職。即今之周禮是也。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皆是周公所作，以儀禮威儀行事禮之末節樂又崩亡，無可指據。指以周禮統之於心，是禮之根本。故舉以言焉。引書曰：考洛誥文也。書之意言周公告成王云：今所承我明子成王所用六典之法者，乃盡是配文祖明堂之人。文王之德，我制之以授子，是用文王之德制作之事。故引以證此。彼注云：成我所用明子之法度者，乃盡明堂之德。明堂者，祀五帝太皞之屬，為用具法度也。周公制禮六典，就其法度而損益用之。如彼法直以文祖為明堂，不為文王者，彼上文注云：文祖者，周曰明堂，以稱文王是文王德，稱文祖也。彼法更

自觀經為說，由此引意不同，義得兩通，故也。○**成**王能學行之。○正義曰：傳以周公制禮成王行之，乃是為成王而作，故以信南山經序準之。以曾孫為成王也。厚行之者，用意專而隆厚，即假樂所云不愆不忘，率猶舊章是也。○**曾**猶至，維令。○正義曰：箋以告之時禮猶未成，不宜偏指一人使之施用。一代法當通之後，王故知曾孫之王非獨成王也。曾猶重也。孫之子為曾孫也。孫是其正稱，自曾孫已下皆得稱孫。哀二年左傳云：曾孫黶，敢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是雖歷多世，亦稱曾孫也。小雅曾孫，唯斥成王文各有施，不得同也。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維清奏象舞也

云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

制焉

○刺七亦反

冠

維清五句。○正義曰：維清詩者，奏象舞之樂歌也。謂文王時有擊刺

之法武王作樂象而為舞號其樂曰象舞至周公
 成王之時用而奏之於廟詩人以今太平由彼五
 伐觀其奏而思其本故述之而為此歌焉時邁殷
 桓之等皆武王時事成王之世乃頌之此象舞武
 王所制以為成王之時奏之成王之時頌之理亦
 可矣但武王既制此樂其法遂傳於後春秋之世
 季札見觀樂見舞象是於成王之世猶尚奏之可
 知頌必太平乃為明是觀之而作又此詩所述述
 其作樂所象不言初成新奏以此知奏在成王之
 世作者見而歌之也經言文王之法可用以成功
 是制象舞之意○象舞至制焉○正義曰此詩
 經言文王序稱象舞則此樂象文王之事以象武
 為名故解其名世之意牧誓曰今日之事不愆于
 六伐七伐乃止齊焉注云一擊一刺曰一伐是用
 兵之時有刺有伐此樂象於用兵之時刺伐之事
 而為之舞故謂之象舞也知者以其言象則是有
 所法象樂記說文武之樂象武王之伐明此象武
 象文王之伐知武王制焉者以為人子者貴其成

父之事文王既有大功武王無容不述中庸曰武
 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
 事明武土有所述矣於周公之時已象伐紂之功
 作大武之樂不言復象文王之伐制為別樂故知
 象舞武王制焉武王未及太平而作此樂一代大
 典須待太平此象文王之功非為易代大法故雖
 未制禮亦得為之周公大作故別為武樂耳春官
 大司樂六代之樂唯舞大武以享先祖此象舞不
 列於六樂蓋大合諸樂乃為此舞或祈告所用周
 禮無之成二十九年魯為季札舞之明其有用明
 矣按彼傳云見舞象箭南籥者服虔曰象文王之
 樂舞象也箭舞曲名言天下樂削去無道杜預曰
 箭舞者所執南籥以籥舞也其言箭為所執未審何
 器以箭為舞曲不知所出要知箭與南籥必是此
 樂所有也傳直云舞象象下更無舞字則此樂名
 象而已以其象事為舞故此文稱象象舞也象舞
 之樂象文王之事其大武之樂象武王之事二者
 俱是為象但序者於此云奏象舞於武之篇不可

復言奏象故指其樂名言奏大武耳其實大武之樂亦為象也故禮記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統皆云升歌清廟下管象象與清廟相對即俱是詩篇故明堂位註象謂周頌武也謂武詩為象明大武之樂亦為象矣但記文於管之下別云舞大武謂武詩則簫管以次之武樂則于戚以舞之所以並設其文故鄭并武解其意於文王世子注云象周武王伐紂之樂也以管播其聲又為之舞於祭統注云管象吹管而舞武象之樂也皆武詩武樂並解之也必知彼象非此篇者以彼三文皆云升歌清廟下管象若足此篇則與清廟俱是文王之事不容一升一下今清廟則升歌象則下管明有父子尊卑之異文王世子於升歌下管之後覆述其意云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而上下之義行焉言君臣上下之義明象非文王之事故知下管象者謂武詩但序者避此象各不言象耳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

傳典法也

云緝熙光明也天下

之所以無敗亂之政而清明者乃文王有征伐之法

故也文王受命七年五伐也○緝十入反維清緝熙○正

義曰詩人既觀太平見秦象舞乃述其所象之事而歸功於文王言今日所以維清靜光明無敗亂之政者乃由在前文王有征伐之法故也其伐早晚為之乃本受命始為禋祀昊天之時以行此法而伐紂之枝黨言其祭天乃伐其法重而可遵故至今武王用之伐紂而有成功致得天下清明是此征伐之法維為周家得天下之吉祥矣故武王述其事而制此舞詩人見其奏而歌之焉此維清緝熙是當時之事作者先言時事然後上本文王又據文王說之而下故其言不次○傳典法正義曰釋詁云典法常也俱訓為常是典得為法○緝熙至五伐正義曰釋詁云緝熙皆光也但先亦明也故連言之無敗亂之政而清明者雖伐紂之後亦得為此言要大為清明必是太平之世此當是周公成王之時見其清明

乃上本文王也文王七年五伐即尚書傳所云二年
伐邠三年伐密須四年伐大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
是肇禋肇始禋祀也云文王受命始祭天而枝

伐也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肇音召禋音

始禋祀正義曰肇始釋詁文又云禋祀祭也是禋

祭為祀文王至上帝正義曰禋者祭天之名

故云文王受命始祭天而枝伐中侯我應云枝伐弱

勢注云先伐紂之枝黨以弱其勢若崇侯之屬是枝

之文也文王祭天必在受命之後未知以何年初祭

皇矣說伐崇之事云是類是禡類即祭天也伐崇之

後乃稱王應伐崇之時始祭天耳五伐容有未祭天

而已伐者但所伐唯崇為強言祭天而伐據崇為說

也我應云玄湯伐亂崇夔首王曰於戲斯在我崇謝

告注云斯此也天命此在伐崇侯虎謝百姓且告天

是祭天而伐主為崇也引禮者大宗伯文引之以

證禮為祭天也文王之時禘郊未備所祭不過感生

之帝而已引昊天上帝者取禋祀之成文彼迄用有

又云祀五帝亦如之雖祭感生帝亦用禋也

成維周之禎迄至禎祥也云文王造此征伐之

法至今用之而有成功謂伐紂克勝也征伐之法乃

周家得天下之吉祥迄許乞反禎音貞爾雅云同

徐云本又作禎音貞與崔本同

迄至禎祥正義曰迄至釋詁文禎祥釋言文

舍人曰禎福之祥某氏曰詩云維周之禎定本集

注禎字作禎文王至吉祥正義曰此詩之作

在周公成王之時以文王為古故謂武王為今自是

辭相對耳非言作詩之時為武王也禎者是徵兆之

先見者也文王始造伐法武王用以成功是文王之

法為伐紂徵兆故為

周家得天下之吉祥

維清一章五句

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

云新王即政必以朝

享之禮祭於祖考告嗣位也

○朝直 遙反 烈文十三句 正義

曰烈文詩者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之樂歌也謂周公居攝七年致政成王成王乃以明年歲首即此為君之政於是用朝享之禮祭於祖考有諸侯助王之祭既祭因而戒之詩人述其戒辭而為此歌焉經之所陳皆戒辭也武王崩之明年與周公歸政明年俱得為成王即政但此篇勅戒諸侯用賞不以為己任非復喪中之辭故知是致政之後年之事也臣工序云遺於廟此不言遣者彼勅之使在國有事來咨於王又令及時教民農業是將遣而戒故言遣以戒之此則戒以為君之法其辭不為將遣故不言遣箋意於經亦有卿士序不言者以諸侯為重故舉諸侯以總之○新王至嗣位○正義曰解即政所以有祭得為諸侯所助之意以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於祖考廟告已今

繼嗣其位有此祭故諸侯助之也必知用朝享之禮者以此告事而已不得用時祭之禮而用禮以事之問祀有追享朝享者追享者遷廟之主而因祭先祖以月朔為之即春秋文六年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祭法天子親廟與太祖皆月祭之是其事也人君即政必以月正元日此日於法自當行朝享之禮故知成王即政用此禮以祭而有諸侯助之也新王即政以歲首朔日則是周正月矣臣工箋周之季春於夏為孟春諸侯之朝在周之季春此於周之孟春得有諸侯在京助王祭者以新王即政故特命使朝或去冬朝者留得歲初也鄭於顧命之注以居攝六年為年端則此年未必六服盡來蓋近者至也按洛誥說周公致政之事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注云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也用二特牛禘祭文王武王於文王廟使史逸讀所冊祝之書告神以周公其宜為後謂封伯禽

也彼言正月朔日與此祭祖告嗣同日事也此言以朝享之禮彼言禘祭文武者此言即政助祭是王自祭廟告已嗣位彼祭文武謂告封周公此二禮必不得同也何則身受位不可先以封人明是二者各自設祭當是先以朝享之禮徧祭羣廟以告已嗣位於祭之末即勅戒諸侯事訖乃更以禮禘祭文武於文王之廟以告封周公也必知彼與此非一祭者此即政用朝享之禮當各就其廟彼封周公唯祭文武而已故知不同也彼注知合祭文武於文王廟者以彼經云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即天王命作冊是并告二神一處為祭畢當就尊故知在文王廟也此祭祖者則徧告羣廟而箋唯言祖考者祖考總辭可以兼諸廟也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烈光也文

王錫之惠愛也光文百辟卿士及天下諸侯者

天錫之以此祉福也又長愛之無有期竟子孫得傳

世安而居之謂文王武王以純德受命定天位音壁

注下皆同祉音恥疆居良反竟也傳直專反曰汝等有是光明文章者君人之辟公我先君文王賜汝以此祉福也言文王造始周國此等作周藩屏得為諸侯之福乃是文王賜之文王既賜以此福又愛我此等諸侯無有竟已之時合其子孫得常安之言又說武王亦然我武王伐紂之後以舊國皆應剋滅而我武王觀汝舊為君者誠無大累於汝國維我武王其就封立之言武王亦愛諸侯不復貶退也我文王武王愛汝先人如此汝當念此先人之大功繼續父祖餘胤序其美之欲使之循行美政以繼其先祖也又為之陳武王之德無疆乎維是得賢人若得其賢人則國家疆矣四方有不率服者其可使訓導之

不顯乎維是有德若能有德此賢人則身必顯矣百
辟有無所法者其可師此顯德而法象之言武王有
顯德任賢人能以訓四方刑百辟是武王之道至美
矣於乎我之前王則此武王其道不可忘也示之以
武王之道欲使法而行之○鄭以為助祭者有卿士
與諸侯公辭兼戒之成王於祭之末呼之曰汝有光
明文章者百辟卿士與羣公諸侯等上天賜我文王
以此王天下之社福又愛我文王武王其愛之多無
有疆畔使其子孫常得安而居之故我今得嗣守其
位制賞罰之柄汝諸侯等若無大罪惡累及於汝國
維我下家其必寵而益厚之請增其爵命加之土地
也汝卿大夫等若能念此居官大功勤事不廢我則
使汝繼世在位得其次序有殊勲異績其出於外而
居之汝等當勤力為善也又教之為善之法汝辟公
等無疆乎維是得賢人若得賢人則國家疆矣四方
鄰國知汝任賢其皆順從之汝卿士等不明乎維是
勤其德若能勤德則身明顯矣百辟卿士知汝有德
其皆法則之此任賢勤德之事專之美者於乎我之

前王文王武王能勤行此道之故人稱誦之不忘汝
等宜法效前王亦勤行之○烈光至錫之○正義
曰烈光釋詁文以辟公之下即言賜福是賜之以福
使得為此辟公也文王是周之創業之主文王造此
周國此等得在周統內列為諸侯乃是文王之所錫
故言王文王錫之其實武王封建亦是武王賜之矣傳
以錫茲祉福為文王賜諸侯則惠我無疆亦是文王
愛諸侯子孫保之謂諸侯得繼世也其文皆無卿士
則辟公謂君人之公非百辟卿士矣○惠愛至天
位○正義曰惠愛釋詁文也以月令云百辟是卿士
之總稱下有爾邦百辟與此相承則辟當下百辟公
當下爾邦故分辟公為二即辟公謂卿士及天下諸
侯也此既分辟公為二故下兩經亦分為二皆上戒
諸侯下戒百辟與此勢相成也又以下云爾邦謂諸
侯為爾則此經云我是成王自我非我諸侯也故易
傳以為天賜祉福謂賜文王武王以天下之福也
愛之無有期竟謂卜世三十年七百年是長遠無期
也先解經文後指其事故云謂文王武王以紳德受

命定天位也純德者純美之德即上篇所云無封靡

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

也靡累也崇立也戎大皇美也云崇厚也皇君也

無大累於汝國謂侯治國無罪惡也王其厚之增其

爵土也念此大功勤事不廢謂卿大夫能守其職得

繼世在位以其次序其君之者謂有大功王則出而

封之○累劣偽封大至皇美○正義曰定四年

類則封豕為大豕故封為大也靡謂侈靡奢侈淫靡

是罪累之事故靡為累也釋詁云崇高也高是立之

言卿士則此經所陳皆戒諸侯之事上已言文王賜

之此又言維王立之封立諸侯始至於武王則維王

立之謂武王也既陳文武之愛諸侯乃云念此戎功

則是戒諸侯使念父祖之大功也諸侯各為一國之

君不得有次序之義釋詁云敘緒也則繼父祖之胤

緒也故王肅云武王得天下因殷諸侯無大累於其

國者就立之序繼也思繼續先人之大功而美之

為厚也皇君釋詁文無大累於汝國為王者勸誘之

辭耳其實小累亦不可也若無罪累則是有功王者

之於諸侯有功則賞之故知厚之謂增其爵土也念

此大功勤事不廢謂人臣守職當念立所職之功奉

行不倦也言大功者為之總目於大功之中又為等

級功小者猶得繼世在位得其次序謂卿之為卿

大夫之子為大夫守其祿位不失舊業也功尤大者

則其君之謂出封為諸侯也春官典命云王之三公

人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其出封加一等是有大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

刑之於乎前王不忘傳競疆訓道也前王武王也

云無疆乎維得賢人也得賢人則國家疆矣故天下

諸侯順其所為也不勤明其德乎勤明之也故卿大

夫法其所為也於乎先王文王武王其於此道人稱

頌之不忘音導競疆至武王正義曰競疆釋

為道也成王之前唯武王耳故知前王武王傳以此

篇皆戒諸侯之辭此經所言陳武王之事使諸侯慕

之也傳無張至不忘正義曰得賢則疆則四鄰

畏威慕德故天下諸侯順其所為言諸侯得賢人則

其餘諸侯順之不顯維德與上無競維人相當箋云

不明乎維勤其德勤其德則身明矣欲明其德必勤

行之故箋從省文通以為句耳其意亦與上同也人

雖同在寮位有德則尊故卿大夫能勤明其德者其

有武王誤也

武王俗本唯

有武王誤也

有武王誤也

有武王誤也

有武王誤也

有武王誤也

有武王誤也

有武王誤也

有武王誤也

烈文一章十三句

天作祀先王先公也傳云先王謂大王已下先公諸

暨至不甯大音秦大王太祖皆同暨天作七

義曰天作詩者祀先王先公之樂歌也謂周公成

王之時祭祀先王先公詩人以今太平是先祖之

力故因此祭述其事而作歌焉祀先王先公謂四

時之祭祠祫嘗烝但祀是總名未知在何時也時

祭所及唯親廟與太祖於成王之世為時祭當自

大王以下上及后稷一人而已言先公者唯斥后

稷耳於王既總稱先王故亦謂后稷為先公令使

其文相類經之所陳唯有先王之事而序并言先

傳卿大夫則法其所為也文王武王勤行此道謂行

此求賢勤德之事故人稱誦之不忘也定本有文王

武王俗本唯

有武王誤也

有武王誤也

有武王誤也

有武王誤也

有武王誤也

有武王誤也

有武王誤也

有武王誤也

有武王誤也

有武王誤也

公者以詩人因於祭祀而作此歌近舉王跡所起其辭不及於后稷序以祭祀實祭后稷故其言及之昊天有成命經無地而序言地般經無海而序言海亦此類也○先王至不甯○正義曰周公之追王自太王以下此序並云王公故辯之也諸熱至不甯於時並為毀廟唯祫乃及之此言祀者乃是時祭其祭不及此等先公而箋言之者因以先公之言廣解先公之義不謂時祭皆及也時祭先公唯后稷耳若南言先公謂后稷嫌此等不為先公欲明此皆為先公非獨后稷故除去后稷而指此先公也或緣鄭此言謂此篇本為祫祭按玄鳥箋云祀當為祫若鄭以為祫亦當破此祀字今不破祀字明非祫也天保云禴禘烝嘗于公先王彼舉時祭之名亦兼言公王此亦時祭何故不可兼言公王也彼祭亦不盡及先公而箋廣解先公此何故不可廣解先公也且此詩若是祫祭作序者言祫於太祖則辭要理當何須頌文言先王先公也以此知言祀者正是時祭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

傳

作生荒大也天生萬物於高山

大王行道能安天之所作也

云

高山謂岐山也書

曰道岍及岐至于荆山天生此高山使興雲雨以利

萬物大王自幽遷焉則能尊大之廣其德澤居之一

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

○岐其宜反道音

見反肅天作高山○毛以為天之生此萬物在於

彼貧反高山之上大王居岐脩其道德使興雲雨

長大此天所生者即陰陽和是其能長大之下四句

又說文王之德被萬民居岐邦築作宮室者文王則

能安之彼萬民又後往者由此岐邦之君有佼易之

德故也下一句云由父祖之德若此合于孫得保天

位前往者文王安之後往者亦能安之後往者以岐

邦之君有佼易之德前往者亦然為互文也○鄭上

二句別具在箋餘同。○作生至所作。○正義曰作
者造立之言故為生也。荒者寬廣之義故為大也。○
高山至其初。○正義曰以文王未徙豐之前與大
王皆在岐故知高山謂岐山也。以云天生高山不言
生萬物故易毛也。引書曰導岍及岐至於荆山禹貢
文彼言禹所開導從岍山及岐山至於荆山皆舉大
山以言而岐山在其中引之以證岐山為高山也。祭
法稱山林川谷能出風雨億三十一一年公羊傳云觸
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其唯泰山乎
是高山能興雲雨而利萬物也。大王能尊大之廣其
德澤者謂德及草木使之茂殖若旱麓云榛楛濟濟
是廣山之德澤也。山之德澤既廣則山之為神益尊
是尊大之也。韋昭云大王秩祀之而尊大焉指謂祭
之為大未必然也。大王能廣山德澤明其愛民甚矣
故民皆從之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
初是甫王之有德故致然也。自一年成邑以下中候
稷起之注亦與此同。當有成文不知事何所出。周禮
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

左傳曰邑有先君之宗廟。曰都無曰邑各自相對為
文耳。此都邑不與彼同也。邑是居處之名都是眾聚
之稱都必大於邑故一年即成邑二年乃成都也。書
傳說大王遷岐周民束脩奔而從之者三千乘止而
成三千戶之邑謂初遷時也。此云一年當謂年終之
時其邑當不啻三千但不知其數耳。○鄭注禹貢以
為堯之時土廣五千里禹弼成三塗土廣萬里王肅
難鄭云禹之時土廣三倍於堯言萬里為方五千里
者四而肅謂三倍則除本而三此云彼作矣文王康
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夷易也。云彼彼萬民也
徂往行道也。彼萬民居岐邦者皆築作宮室以為常
居文王則能安之後之往者又以岐邦之君有佼易
之道故也。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

邑詩疏
卷十九之二
三十八
及下月

為見並之言也論語云如有所
立卓爾是卓爾為高遠之稱

天作一章七句

天作之自無言視知也下又既習人
事無言不難以大始言也既而人
不修人其時不齊時不備以又
人而之變是成則言時言甚而
人而變以限其時思成缺而時其

